

向培良作



飄渺的夢



烏合叢書之一

飄渺的夢 及其他

向培良

一九三〇年四月四版五五〇一至七〇〇〇

時間走過去的時候，我的心靈聽見
輕微的足音，我把這個很笨拙地移
到紙上去了，這就是我這本小冊子
的本源罷！

培
良

司徒喬作書面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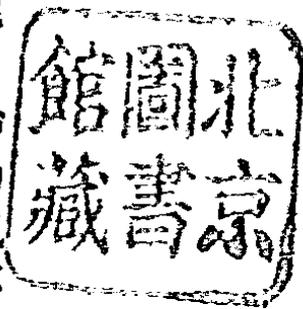
飄渺的夢	一
悼亡	三一
掛號信的命運	四一
靜子	四七
野花	五三
愛情	六一
接吻	六七
六封書	七九
誤會	九九

私生子·····	一〇五
正直人的思想·····	一一一
吸煙及吸煙之類的故事·····	一三五
誘引·····	一五一
迷罔·····	一六一

飄渺的夢

北京的冬天，是何等的淒涼呢！冷的風不時衝破你的窗戶，怒叫着要進來，破的窗紙，便嘶嘶地哀號。這時你爐裏的火雖然很旺，但身子仍然寒噤，手足仍然冰冷，你便拋了書，湊近火爐，想要烤熱自己。然而凍凝的空氣又常常從遠處送來一兩聲沈悶的犬吠，或者是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販淒厲曳長的呼喚，使你的心更覺得淒冷。這時候若是你要免掉寂寞，祇有邀幾個朋友閑談，圍爐閑談，你的心便可以不去注意外面的環境，暫時忘掉寒冷同淒涼。

正是大風振撼着一切的晚上，我拋下書本，因為再不能讀



下去了，便走到朋友的房裏去談天。我們最先談到天氣的凜冽，都回憶着故鄉溫和明靜的春天。漸漸談到戀愛的問題。坐中C君性的經驗很多，說着他自己的舊事。我只是靜靜的坐着，睥近火爐，想要烤熱我的身和手。忽然S向我說，T君，我們中間算你的年紀最輕，又沒有結婚，也有你的戀愛故事麼？說出來給大家聽聽。我沒有回答他；使人依戀的童年的回憶充滿了我的心，我却不能說出牠們來。

晚上就寢的時候，拿出我的日記本子來想記一點什麼，但是我的心被往事所盤據，我的筆能夠在白的紙上寫下：『只是稚子的愛與憎而已！然而已經使我生命的樹生了一個新枝，稚弱的心上加上一層新的深刻了……』

樹枝的怒號同窗紙的哀嘶使我不寐，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

販的淒厲曳長的聲音漸漸沉沒在凍凝的空氣裏，狗子也寒噤着。我的脚漸漸縮上，不敢向冷的被伸去。噫，這冷清的冬夜，只有回憶；瑣屑的孩子氣的回憶充滿了我的心。

下面是往事中的幾葉，圖畫般藏在我的心裏，現在就從心頭移向紙上罷，再來回憶時，也許不致那麼使人迷惑，那麼惆恍，那麼追尋無着。——在這淒涼的冬夜，我不能再睡，拿我心上深刻着的痕跡，一筆筆記下來罷，然而筆和墨是人們最笨的工器，又怎麼能夠把飄渺靈幻的往事記下來呢？也不過聊勝於無罷了！

＊

＊

＊

學校裏的暑期試驗已經完畢，同學們大半走了；學校裏頓現冷落，自修室裏凌亂的殘紙，寢室裏空的牀鋪，處處觸目。

我等不到家中來接的人，不能再耐，便約幾個同學一塊兒回去。從學校到我家縣城要經過四五點鐘的火車，而我家隔城有二十里左右。上午十一點鐘，我同小朋友志達容亭同到火車站上去，那時政局不大平靜，通行的車輛很少，我們得不到客車，都靠着行李坐在敞的貨車裏，風吹着一陣陣黑煙，把牠夾着的煤灰落下，我們穿的白制服，都變爲暗灰色了。天氣很熱，曝在烈日之下，都覺得十分不適，我又有暈車的毛病，弄得半途嘔吐，幸好路程不久，下午三點鐘便已到了。容亭年紀同我差不多，今年十三歲，他家住在城裏，一路上招呼我，又約到他家稍微休息，喫過飯以後，他要我住一兩天再回去，說：『你路上病了，天氣又熱，何不憇憇再走？』『我祇是暈車，到岸便好了的。以後有什麼機會，你寫信給我，我一定到

你家來罷。』其實我心裏有必需急於回去的原因，——哥哥一個多月前，新娶了嫂嫂，聽說嫂嫂讀過書，程度很好，我却因試驗近了，不得回去，心裏十分着急。所以雖然好朋友留我，也不願意停留，他家裏爲我雇了一輛獨輪土車，我和行李一塊兒坐着回去了。

到家時差不多黃昏了，我見過了父親同繼母，便立刻跑到新嫂嫂的房裏。——哥哥沒有在家——他在城裏辦事，大約每星期歸家一次——嫂嫂坐在窗前看書，我進去對她行了禮，叫了一聲嫂嫂，她立起來回了我的禮，很和藹地叫我坐下，替我泡了一杯茶，又拿了一些點心。那時天色已晚，房裏的光線不大充足，又因爲是初會面，我沒有十分看清她的容貌，但是覺得很和藹可親；她說話的聲音也溫柔圓潤，好像對於我有種吸引的

力，不，不如說是一種輕輕壓迫在我心頭的力。我總覺得有點腦膜害羞——其實我並沒有見人羞怯的習慣，今天却不知是什麼緣故——呼吸覺得微微有點急促，但是這個她一定沒有曉得。她問我怎麼不等家裏的人去接便回來了，路上受了熱沒有。『我等家裏的人不見來，是同兩個朋友一塊回來的，路上倒沒有受熱，却有點暈車，不過到岸也就好了。』我緩緩的回答說。『你走城裏來在什麼地方雇的車？』『一個朋友家代我雇的。』

『隨後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學校裏的事情，我一一都回答了，直到女傭請喫飯的時候，我才告辭出來。

晚上我在父親的房裏坐了一會，他也問了一些學校裏的情形同半年來的成績；但是父親態度同言語，怎麼一年比一年不同了呢？從前我是他鍾愛的小兒子，現在不知爲什麼不大喜歡

我了！我坐了不久，祇推說走倦了便回到自己一間小小的房子去睡，其實我那里能夠睡着：房子裏靜悄悄的，沒有聽見就寢的鈴響，也沒有聽見小朋友的笑語聲，使我非常孤寂，而且有許多新的事情要想。家裏好像添了幾分生氣；我繼母待我頗冷淡，我也同樣的對她；哥哥又不大在家，所以我往日總是極不願意住在家裏。這次回來，門前同我的白制服一樣灰黑的牆壁已經粉刷一番，家裏陰陳古舊的神龕也煥然一新，而且堂前粘的紅對子尙沒有褪色，一切都現出新鮮的顏色迎我；而且現在我可以有一個同我親熱的人了。我雖然剛同嫂嫂會了一面，而她那和藹的面容同溫柔的言詞使我像同她會了若干次很熟的一般；但是，我又覺得有點羞怯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……

第二天哥哥從城裏回來了。我知道他要回來，便遠遠的到

外面去迎接。他不料我回來的這麼快，見面時，只說了一句『你又長了許多了，』隨即緊握着我的手，一同走進來。

我又在哥哥房裏坐着，他告訴我說，『我本打算親自來接你的，公司裏忽然發生一點事故便牽住了。』『這也沒有什麼，』我說，『我自己會走的。學校裏派的校役爲我們買了票。』哥哥又笑着對我說：『雖然在暑假期間，也不要把功課拋生了，我不在家，你有什麼不懂，你筠嫂——以後你只叫她筠嫂罷——程度很好，儘可以問她，她沒有不告訴你的。』我心裏很喜歡，便說，『只要筠嫂肯告訴我就好了。』筠嫂微微笑着，我和道她並沒有拒絕我。

門前池畔，綠蔭的底下，我同哥哥坐着釣魚。投下釣餌，便靜看着浮子。不一會我的浮子動了，我用力一提，魚沒釣

着，倒把釣子繞在樹枝上了。『你還是這麼急性，』哥哥一面笑着說，一面忙替我設法解下釣鈎；『你要等魚吞下釣鈎，才輕輕一提。這時魚不過來嘗試的，沒有認真吞食，你冒失一提，怪不得撲個空。』哥哥說。

『二少爺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』我正釣着魚，不防後面有人，幾乎沒有嚇一跳，回首看時，却是陳老爹來了。『你好，陳老爹，我昨天剛回來的。』陳老爹是我家的佃戶，人極和氣會講故事，又常常送我們一些玉米豆子之類的；可是今天看見他眉頭不展，像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情，便也不去糾纏他。『老爹，今年的收成何如？』哥哥說。『不好！打苞的時候發了東風，白穀子很多，今天特來請少爺老爺去看禾的。』他說完便走了。

晚飯的時節，父親說：『陳老爹真討厭，今年雨水很好，怎麼也來請讓租，要我去看禾！』但是我心裏想，陳老爹很老實，決不說誑話的，而且我來的時候，看見田裏沒有低頭的禾，線確是不少，便說，『今年的白穀子本多。』父親望了我一眼，我便低下頭去喫飯，沒有再說別的了。

＊

＊

＊

酷熱綿長的夏日，暖風微微吹着，倦蟬繼續的繼續的唱着，惟一單調的歌，使人總覺得酥倦，想要午睡。這時候，我耐不住家中的寂寞，每每不顧中午的太陽，常常向外面走去。有時候在樹蔭下乘涼，有時候也走到莊戶人家去，或者是徘徊在禾穗垂垂的道旁。也曾獨自釣魚，但我不大會釣，往往半天得不到一個，甚至於弄壞了鈎子，總是掃興，不如出去走走的好。

有一天我拿着父親的手杖出去了。在左近的竹林裏盤桓了一會，覺得平常走的道路都有些討厭了，便從竹林後面走去，不到半里，遇着一帶小山。我爬上小山，回頭便望見我家的屋頂微露在竹枝稀處。展望片時，又順着小山走下，轉過山脚，便有一口池塘，大部份被野生的荷葉長滿了。紅的白的荷花正開着。一陣微風從隴間吹來，夾着荷花的香氣，走路的暑熱全都消了，我忽然有一種想摘荷花的欲望。我穿着鞋襪，不便下水，用手杖試了幾次，也不得到手，正在着急，忽然陳老爹的兒子小七在後面喊道：『你要摘荷花嗎，二少爺？我來帮你摘罷。』小七僅穿了一件短褲，頭上戴了箬笠葉子的斗篷。走過來把肩着的鋤頭放下，便下水去爲我摘了三朵荷花。他上來的時候對我說，『少爺你快回去；看那頂上的一朵黑雲，說不定

就要下雨哩。』

我抬頭一看，果然黑雲將遮着太陽了。才下得小山，忽然風足，太陽立刻藏在黑雲的大衣裏了，我心裏發慌，步子更加緊，究竟還沒有走得一半，大顆粒的雨追上我了。

我到得家時，渾身已經透濕；繼母看見我狼狽的樣子，狠狠的望了我一眼，也不理我——她忽然望見我拿的手杖，便罵：『定要把爹的手杖弄斷了才算的，唉！你這……』我沒有等她說完，便衝向房裏走啦。

走進房裏我賭氣拿蓮花中一枝白的撕碎丟了。剛自己解開濕的扣扭，筠嫂拿着一身汗衣褲進來說：『你到那處去來？雨下得這麼快，怪不得你淋濕一身；快換，莫要着了涼！我替你拿雙鞋來。』她立刻又出去了，我急忙換好衣服，心裏知道筠

嫂爲我做了雙新鞋，不覺微微喜歡，果然她又進來，手裏拿着剛做好的新鞋，『弟弟，穿好快出來喫飯。』

找着瓶子，插好花，我在自己房裏放下一枝，其餘的一枝送到筠嫂房裏，說：『這是多謝你的鞋子送的。』她沒說什麼，笑了一笑，我彷彿得到我送花的報酬了。

雖然平常我並不大留心身上穿的，但這次確是例外。筠嫂送我的鞋子，我穿上覺得非常舒服，便也十分愛惜，因此好久不大出去走。晝閒人靜的下午，清涼的夜晚，我一人坐得無聊時，總是找筠嫂爲我講書。有時我要求她講故事，她也不拒絕。她講的故事，大半我曾經在學校裏聽見講過的，然而我並不厭倦，反倒一字一句聽的十分留心，生怕疏忽了什麼。我又很注意她的聲音同言語的態度，這些都奇怪地誘引我；然而，

也許是怕她覺得罷，我從沒有呆呆地看過她一次。

園裏的玉米新熟，筠嫂說要去看看，下午快要落日的時候，我洗了澡：便邀她一塊去。近來我很歡喜在她房裏坐——我知道她並不討厭我的——也喜歡同她到園裏或房邊散步，要她告訴我田園的一些知識。我們到了園裏，菜畦邊一人多高的玉米果然已熟，她先摘兩個給我拿着，又看長工灌了一回新種的菜，我忽然說：『今天禮拜六，哥哥一定回來的，我們接去。』我們便從園子後面一直繞到門前。

太陽銜着半邊山了，斜斜的紅光映得池水十分輝煌。筠嫂傍着池側柳樹站立，一手攀着垂綠的長條，一手理她微亂的鬢髮。我默默地立在她後面，看着斜陽射在她的身上，單薄的白色衣裳更加光潔，半被短髮覆着的耳輪映得通紅，我心裏忽然

感覺到莫明其妙的莊嚴和愛慕。——忽然，被飛鳥驚擾的鳴蟬大聲嚷叫，我大喫一驚，再看時，哥哥從左邊的路上回來了。

＊

＊

＊

因為受了軍事的影響，我讀書的高等小學停頓了，而時間又已很遲，我因此不能入學校，在鄉間的家裏閒逛。有一次我接到容亭的信，方知他也留滯在家裏。他說我們倆很久沒有會面，很希望我能夠到他家裏去。我拿着他的信去向父親要求許我進城；父親倒也沒有說什麼，繼母阻止我說：『走到人家去做什麼？在家裏鬧還不夠，要去打攪人家！』父親說，『他們小朋友，不妨的。』我沒有等繼母再說話便走了。

到筠嫂房裏，我告訴她要到城裏去，她把哥哥用的一個小提包給我裝上一身襯衣同手巾等，臨走時又給了我些錢。

我在容亭家裏住了兩天，同他到我哥哥那里玩了一次，差不多城裏通走遍了，我約他過幾時也到鄉間去玩，便回家去。在他家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剛起來嗽口，一個婦人從旁邊經過，我祇看見她白色適合的背影，幾乎喊出來了。忽然覺悟並沒有在自己的家裏，那並不是我的筠嫂，趕急把吐到唇邊的字嚥下去。

在回家的路上遇着小七，說他的爸爸病幾天了，我想去看他，便叫推車的先回去。陳老爹的家我是到過的，隔我屋不遠。這次到他家裏，看見房子同陳老爹都老舊的多，一條條掛着的陽塵——滿粘着灰塵的蛛絲——更懸的密，一床黃黑色的蚊帳也破了。我見他睡在破舊的床上，似乎格外覺的他額上的皺紋加多，鬍子亂而且長。臨走時節我把容亭送我的點心轉送

一份給他，先他不肯收，我勉強他才收了，還說今年收成不好，沒有什麼送我的。『只要你快好了多說幾個故事給我聽就夠哩。』我笑了，他也笑了，枯皺的臉稍微開展一點。

走到家裏，一進門便遇着繼母，我沒有喊她，一直望裏走。『在外面尋死回來，見了人也不喊一聲，就像躲開我似的；難道我會喫你！』我聽見罵聲也回答說，『我不愛喊你。』『好！你娘都不放在眼前了！你這少了教訓——』『我的娘死了！』她聽見這話，便走來要打我，傭婦恰來勸開她去了。我憤憤地走到房裏，東西一丟，便睡在房裏哭了。我記憶中尚留着娘的影子，高高瘦瘦的慈祥的婦人，從沒有責罰過我一次的……

『弟弟，弟弟，你莫哭！』筠嫂忽然走到我房裏來說。我

看見是她來了，哽咽得更利害。『你莫跟繼母鬥性，第弟，回頭參知道你又得受氣了。你總是性傲，就喊她一聲也不要緊的。』走近來坐在床沿，她拿手巾替我揩了眼淚，又叫傭婦打水，一面說，『弟弟，沒有娘的人是要自己愛惜一點，莫使氣性，因為只有你喫虧的。』我聽見她愛撫體貼的話，心裏已經漸漸平靜下去，剛才的忿氣忘記了，心裏似乎覺得不應該如此鬧，害得筠嫂着急特自跑來。

※

※

※

且省驅逐督軍的戰事，一發而不可收拾，我們縣裏和鄉裏漸漸爲軍隊所常經過。風聲一天天緊急，時時有前敵敗退的消息，我們知道兵一潰散，必自我們鄉裏逃走，爲預防計，貴重一點的東西早已收拾，人也預備到城裏去，後來曉得城裏更加

不穩，才中止的。

我們天天處於驚風駭浪中，時常從隣人進城回來的口中聽到怕人的消息。因為道路不平靜，上星期哥哥也沒回來。

一天喫中飯的時候，我看見大家沈靜的臉色，便知道事情不大好，但又不敢問；果然父親告訴我們恐怕潰兵今天要從這里經過，又告訴我們潰兵搶劫的時候不要太慌張，從容點不妨的。大約下午三點多鐘，忽然聽見急促的撞門聲，我知道這一定是潰兵來搶劫了，急忙走到筠嫂房裏，她午倦睡着，起來時，着枕的那邊臉上尙帶着紅暈。她聽說潰兵將要進家，驚慌得說不出話來，只是握着我的手；我覺得他的手很熱，而且微微顫動。

我們穿過旁邊的小浴室，望後園走去，才到得園口，彷彿

聽見後門外也有人聲，慌的又折轉來，爬上豬圈旁近一處放稻草乾諸藤的小樓，我倆坐在裏面，藉稻草藏着身子。那時我並沒有覺得什麼恐怖，只是緊緊握着筠嫂的手；她的手很熱而且微微顫動，我的心也似乎微微顫動。我聽見『頗——頗』的槍聲——比爆竹的聲音也不見得大——又從後廳的窗戶裏看見灰色的軍帽同槍。筠嫂也許沒有聽見，沒有看見，我惟願她沒有聽見看見哩。因為我望着她的面貌，望着起伏的腦腔，知道她心裏的恐怖，若是再看見那個，不更加恐怖麼？——我又聽見玻璃打碎的聲音，確是從筠嫂房裏來的。她的臉色變成蒼白，全身好像顫動，我緊緊地傍她坐着，心裏並不恐怖，只痛恨那班強盜，他們驚駭了筠嫂的午覺，打壞了她的器具……

完全寂靜了。我們緊緊依傍坐着，悄悄地一動也不敢動。

我靜靜地望着她的面貌，沈默中，我的心似乎被什麼壓迫着：單薄的衣衫，死的空氣，尤其是她微微顫動握着我的手，都沈重地壓着我，我的心跳得很，但是我並不怕那潰兵，那搶劫的強盜，怎麼又這樣膽怯呢？

樓上的光線漸漸弱了，我們握着手更緊地依傍坐着，不敢走出，甚至連動也不敢一動。靜寂極了，我能夠聽見筠嫂輕微的呼吸的聲音，她的面貌漸漸躲到黃昏的灰色大衣中，但我仍就清清楚楚的看見她微微鬆亂的鬢髮，和藹可親的臉龐，帶着午睡時被枕衣所壓迫的紅暈……我忽然覺得我們是在另一個世界裏，沒有人也沒有物，只有我同筠嫂……

聽見備婦熟悉的足音，我們才敢下來。『少奶奶同二少爺怎麼躲在這裡？』備婦說，『我以為也同老爺太太到朱家二爹

家裏去了。唉，真正怕人！我活過五十多歲了，才看過這樣的年成。』

走進筠嫂房裏，我看見她常常自照的一架穿衣鏡打破了；桌上一個小楠木箱子，她常常拿紙筆給我的也沒有看見了；二口皮箱都已打開，裏面攪得稀亂。滿地丟的碎玻璃同衣服等。『你把地下的東西收拾一下，莫讓牠碍脚，王婆老。』筠嫂說時聲音尚不大自然。『弟弟你餓不餓？要王婆老弄飯喫去？』

『我不餓……。』

死沈沈的夜來了，空屋裏只有我同筠嫂同王婆老。我們仍然沈默地坐着，我想說話，終究尋不出相當的言語來。燈光只照了小小的光明圈子，愈散愈淡，房子裏總是陰森森的。我們留心細聽，時時彷彿有急促的撞門聲，我們注視暗的屋角，恐

怕尙藏有灰色衣服拿槍的強盜；地上鏡片閃光，疑是刺刀晃哩……

＊

＊

＊

中秋節的晚上，哥哥早回來了，一家人歡聚着宴樂。我心裏很喜歡，一杯一杯甜密的酒，父親也不禁止我多喝，也許我喝得太多一點。

喫完飯我走到哥哥房裏。今天我心裏很快樂，走路也極其輕揚，好像比平時更加敏捷；我遍身的纖維都充滿着力同喜悅，心裏浮着飄渺的美麗思想，一個跟一個地很快的飛過去，快到甚至連我自己也知道不清楚到底牠們是些什麼——一些飄渺的美麗的東西罷了。我喝的酒雖然很多，但自己知道確實沒有醉。

傍着筠嫂坐着，我聽哥哥說中秋節的故事同傳說。傍着筠嫂坐着，我望着她說話的姿態，聽她圓潤溫和的聲音——但是因為沒有聽清她所說的字句之必要，所以我便不去聽那些——使我覺得十分可親。如亭同我也極好了，但是怎麼總覺得不能跟筠嫂相比呢？她特別的方言同語尾，平常細微的舉動——譬如說話時的神情，走路的狀態——我都覺得羨慕，可愛，時常要私下摹仿；她所說的話我都聽從；她所愛的東西我也覺得愛；但是我麼怎常常覺心裏的嚴肅同怯退，同她在一塊的時候，我的心總是微微顫動呢？然而我離開筠嫂的時候，又感到無味同孤寂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……

然而今晚上我很快樂，飄渺的美麗的東西充滿了我的心，可是我的頭却分外沈重，很費力地支持着，不覺的漸漸向筠嫂

靠去了。我靠倚在筠嫂的膝上假寐，我的心戰抖，是爲什麼呢？我雖然喝了很多的酒，但我確沒有醉，倚在筠嫂的膝上靜靜地聽她的聲音。

好像聽見哥哥說到嫦娥，我飄渺的思想立刻想到聊齋志異裏有一篇嫦娥；但是我記不清楚，彷彿是一篇戀愛的故事罷。又聽見哥哥說，『你看弟弟喝多了酒，醉了，要他睡去罷。』『弟弟，弟弟，』筠嫂輕搖着我說，『你倦了，睡去呵。』我確實沒有醉，也何曾睡呢；然而我倚在她膝上，靜靜地沒有動。又聽見哥哥說，『弟弟睡了，你扶他在我們的床上暫睡一刻罷。』我確實沒有醉，又何曾睡呢；然而靜靜地合着眼，讓他們抱我上床去，讓他們給我蓋上薄薄的棉被。我的心戰抖，是爲什麼呢？……漸漸的哥哥的語音，愈隔愈遠，慢慢地沒有

聽見。我覺得到了我自己的房子裏了：

傭婦來叫我，說父親要我去，我走到父親的房裏，只有繼母在那里，我轉身就走，忽然又聽見父親叫我，再進去時，哥哥也在那里，繼母不看見了。父親同哥哥的相貌，我總覺得跟平時有點不同。『雲兒，你年紀已經不小，』父親說，『我要給你訂婚，你莫再像從前違反我的意思了。做父母的都只願兒子好，你的婚事我那能不注意呢。』

我聽見父親的話，心裏十分奇怪，他怎麼忽然跟我提婚約呢？我最不喜歡這個！況且我已經有了愛人，他不是不知道，我全心全意的奉事我的愛人，願意把身體同靈魂都獻給她，她也真誠地愛我。然而我們並沒有提起婚約。爲什麼他要給我訂親，這不是故意打攪我嗎？我跟她在一塊的時候，我心裏是怎

麼樣覺得幸福，而離開她的時候，又怎樣的感覺到寂寞的悲哀呢。她的音容，她的笑貌……

哥哥看見我遲疑的態度，看見我半天不作聲，便說，『弟弟聽了爹的話罷。爹要跟你說陳家姑娘，也在學校裏讀過書，相貌程度樣樣都是好的。聽了爹的話罷，弟弟。』

我聽見哥哥這話，心裏很有點不耐煩。『哥哥，你怎麼也說這話呢？爹也許不知道，難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心事麼？我跟她尚且不願有什麼婚姻來攪擾，你怎麼應該跟我說媒呢？』我說。

『弟弟，我因為全知道你們的事，所以勸你聽爹底話的。不要再痴想了，弟弟。你雖然愛她，她却早已不會愛你，而且現在跟人家訂了婚約了，你或者不知道罷。』

『沒有的事，謠言罷了。縱使她訂了婚，我的心還是她的。她不能信，要我去信誰呢？』

哥哥向父親耳邊密密的說了許多話，我沒有聽清楚，左右不過是計算我同她罷了。不耐煩再聽，我站起來要走，父親喚我說，『雲兒，等一等看哥哥給你拿來的東西。』

我又坐下，看哥哥在身畔搜了半天，才拿出剪下來的一幅報紙，上面有兩個人的相貌同一段新聞，記載我的愛人同人家訂婚的事情，但是相貌却不像，沒有她那麼美麗同和藹。我把撕了。『誰不知道這是你們的詭計！無非用什麼詭計來離開我們兩人罷了。殊不知我們的心互相關知道，難道就爲什麼結婚搖動了嗎？哥哥，爹也許不知道，難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心嗎？』我哭了……

『弟弟，弟弟，時候不早了，起來到你自己的房裏睡去罷，』我睜開眼睛一看，筠嫂拿着燈站在床前。我到底喝醉了嗎？怎麼睡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筠嫂扶我起來，我揉了揉眼睛，燈光射在筠嫂的臉上，輝耀得好像一個慈愛的天使。

一九二四年，一，八。

夢影脫稿於鬼門關北。

悼 亡

今天是公司裏休假的日子，同事們都出去自尋娛樂，晚上有一個辦事員請大家喫飯，到的人很多，席間大家談論很高興，一個個眉飛色舞，喝的是甘美的葡萄酒，同芳烈的白蘭地，就是平素不大喝酒的朋友，也都帶點醉意，談話的聲音一會洶湧，一會又平靜下去，好像起伏不定的波濤。

我們漸漸談到感情的問題，一個朋友說：『人的感情就像一面鏡子，心裏有什麼，必定明明白白的映出來，歡樂的人不能使他感傷，悲愁的人不能使他快樂，我們今晚上在這里的，誰能不現出光輝的笑容呢？』

大家哄然贊成他的話，但是我記起了一件事，這件事使我不安，我默默地拿起杯來喝了一口酒。

坐在我傍邊的一個同事，看見我這樣，便說：『你或者有什麼微妙的議論來反對這一說罷？』

我喝乾了一杯酒，很鄭重地說：『我並不是反對，不過記起了一件故事，說出來給大家聽聽。你們曉得野獸受了創的情形麼？野獸一受了創，必定急急跑到山洞裏去，深深地躲起來，隱藏自己的傷痕，心裏受了傷的人也是這樣，因為要忘却，便永遠不提從前的舊事，好使創痕漸漸癒合，年久日深，也許可以消磨去，所以有些人看起來是愉快的，但是誰知道他心裏有沒有深沈的隱痛呢？你們知道甘先生麼？』

我的一個老同事說：『甘先生麼？今天晚上要是他在這

里，蒲屋的空氣，都要爲他的笑聲所震動了。但是他不是已經走了六七年嗎？你從何處得到的消息？」

『前次從家裏來遇見他的，』這時有幾個同事沒有見過甘先生的，便向我詢問，我說：『甘先生雖然與我同省，但一直到這次相會，我纔知道點他的家世，從前我同他常在一塊，但他的往事却從沒有說過，也不喜歡有人問他。甘先生在公司裏辦過兩年多事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會說會笑的，他人很豪放，談風也極好，但是最特別的，却是他的笑聲，他一大笑，正像驚蟄的春雷一般，震動一切，就是最委靡的也要驚起，又像長嘯的海風，空氣爲他激成巨浪。這樣的一個人，誰知道他有傷心的回憶呢？』

『他很會畫，可是我極少見他正經畫過一張。在紙上畫了

又畫，塗了又塗，一直到彩色同墨蓋滿了紙張，蓋滿了桌子，於是投筆大笑，正像滿天烏雲中的閃電。

『誰知道他是什麼人呢，兩年多了，總沒見他發過一封信，也沒有見他離開過公司一天。只有赤日常空，冷雪載途，或者烈風暴雨，路上行人絕少的時候，他每每到郊外去了，人家或者沒有留意，我却是歷驗不爽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房裏沒有一點燈，我偶然走去拿點東西，剛捻轉了電機，原疑心他不曾在家的，却已經坐在房裏，那時候，他猶如一個幽默的石像，眼睛閃着深沈玄秘的光。』

『後來他忽然辭職走了，據說接了一封信，這大概是他接到的第一封信罷。』說到這里，我休息了一下，同事們都挾着有趣同疑問的神氣望着我，如一切的人們所常有的。

『久不知消息的甘先生，不意這次在路上遇着了，從我家裏走到最近的火車站，有兩百多里路，我在路上，雖然是早春，依然寒威逼人，便找了一處小店，打算喝杯酒再走。我出門慣了，別離並不足使我傷懷，不過天氣這樣冷，路又不好走，然而我不能在家裏休息，却要爲衣食而奔波，想到這裏，心裏也不免有點輕微的感慨，但隨即消滅在酒杯裏了。』

『那時不是正當休息的時候，所以店裏沒有別的客人。我正喝酒時，却來了一個客，呵，要不是他叫我，我幾乎不認得了。那是我的老朋友甘先生，他差不多完全改了當年的丰度，穿一件極寬博的袍子，背了一個藥箱。他坐下來把風帽取去，我纔看清楚他的面貌，鬍子比從先長的更長更密；頭髮很亂，長久沒有修理了；紫黑色的臉膛，同額上一疊一疊的皺紋，告

訴人他已飽經風霜了。但是炯炯的目光很精銳，談吐也不減當年的氣概。

『我知道甘先生很會喝幾杯酒的，特爲從行李中拿一瓶好汾酒出來請他喝，他並不推讓，一杯一杯地喝下去，笑聲也跟着瓶子裏的空隙一同增大。後來我們兩個都有點酒意了，他忽然斂容對我說：少翁，你知道我在外面遊蕩的原因嗎？——這句話的聲調沈鬱的很，不同他平常豪放的態度，我肅然靜聽，聽他說出二十年前的一段舊事。他說的話我句句記得，他憂抑的態度深深地印入我的心中，以後就複述給你們聽。』

『他依然用了很沈鬱的聲調說：——我現在海鷗似的各處飄泊，沒有家，沒有故鄉，也沒有歸宿的處所。是這樣，我一天天向前走，什麼也不想，讓新的人同新的事物不絕地刺激』

我，使我暫時忘掉舊的傷痕。

『——從先我是一個心地愉快，志氣發揚，夢想着偉大前程的少年，我曾經冒險到過苗族腹地，到過極邊的疆界，很想爲國宣勞呢。因爲那時有我美滿的家庭，有我摯愛的妻子。唉，說起來不過是傷心的往事！不過我要不說，誰知道我的家世，我的心情呢？』

『——花殘月缺，水逝雲飛，一切都消歸無有，美麗的往事，愉悅的往事，說起來都只是傷心的回憶。我不忍說那些，只告訴她得病的原由罷。有一天，我同她到郊外去散步，那時正是夏天的中午，我們並坐在荷池測邊，垂楊底下，一切都寂靜如睡，小草同垂楊，微波同荷珠；我們默然相對，領略着心的深處的幽趣，唉唉！我呪詛那天，呪詛那天的風，呪詛那天

驟然下來的雨！唉唉，她回去的時候，衣服都濕透了，臉色灰白，兩手冰冷，猶且安慰我說，雨點打在荷葉上是最好的音樂。第二天她就病了！——說到這里，他深深的嘆息，我勸他喝了杯酒，這纔再說下去。

『——要早知道如此，就是喪失了我一切所有，也不願到郊外去的。但是上帝知道罷，是她不應久在污濁的人間，還是我漂流的命運早已定了？有一天叫女孩子拿她的鞋子出去晒，照我們鄉裏的傳說，鞋子晒向外面，是病人將好的預兆，若是晒向裏面，那病是十分危險的。天呵，孩子纔得五歲，竟把鞋子整整齊齊地晒向裏面！這個預兆不久就應驗了。

『——從此我一無牽掛，赤條條任性飄泊，所以我終年遊蕩，所以我喜歡踏霜雪，所以我歡喜疾風烈雨，——把我也一

塊兒拿去罷！我高聲大笑，暫時掩蓋着嘆息的聲音。

『——六年前我的孩子出嫁，曾經回去了一趟，我到了她的墓前！是的，現在她只有一個墳墓，我也只有一個軀殼！靈的我早同她一塊兒埋到黃土裏去了。從此我再不敢回到故鄉，儘在天南地北漂蕩，機械地跑，機械地笑，直到這軀殼化爲飛灰！——他坐着不動，竭力忍受着，雖然是在冷天，我也看見他胸膛的起伏。』

『現在你們知道甘先生之爲人了，他躲在笑聲裏哭，就用笑聲掩蓋了哭聲。二十年來，他正如一個受傷的野獸，抓一把木葉塞住創口，並且用手緊緊按住。二十年了，誰知道他的隱衷呢？唉，痴心的人呵！』

我述完了這一段故事，舉起杯來，說：『飲此一杯，祝漂

泊的甘先生康健！』大衆都舉起杯來默默地飲了，莊嚴寂靜，
正像祭祝中的典禮。

十三年五月。

掛號信的命運

密司特曹|躺在床上，懶懶地不願起來。桌上時辰鐘噹噹地敲了十下之後，倦了，仍舊滴答滴答地響着。牆上掛的美人正在微笑，不知道是笑時辰鐘太沒用，剛剛打了幾下就休息了呢，還是笑這屋子裏的主人許久不出門了。這時密司特曹|光開兩眼，直直地瞧着頂棚。頂棚的紙，被耗子咬破了有銀元那麼大的一個孔。密司特曹|想他袋裏許久沒有那麼大一個個的銀元了。

確實，這兩三星期以後，密司特曹|差不多沒有出過這屋了。他或者躺在床上，仰望着銀元那麼大的耗子孔，或者呆呆

地看着美人，直到美人也笑了。

這時屋子裏的東西，也跟着主人的態度沈靜起來，桌子上滿堆了灰塵，垃圾也懶得跑出去，僅有的幾本書籍東倒西歪，甚至那個小小的裸體美人，也彎腰駝背地睡着了。

『曹先生的掛號信！』確實的，這是夥計的聲音。這一聲真有很大的効力，密司特曹立刻掙了起來，屋子裏也增加不少的活氣。在門外待了很久的蒼蠅立刻飛了進來，與原來在裏面的携手跳舞而且唱歌。漫遊的塵埃在日光中露了色相，一閃一閃地放光。就是壁上的美人，也嬌怯地動了一動呢。密司特曹驟然覺得一陣新鮮的——也許是慄然的——感覺。伙計笑嘻嘻的拿着一封掛號信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密司特曹的名字。這時候，雖是素來鎮靜的他，也不禁有點心動，暗想真是天從人

願哩。他急忙拆開信封，呵，裏面是空的，沒有那最有價值的匯票。這時密司特曹憤然把信封一拋，也不去看內容，依原勢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那銀元一般的耗子孔。

＊

＊

＊

密司特曹的好朋友吳君來了，一進門就問，『你這向有錢沒有？』

『窮的要死！』

『你沒有出去？』

『是呀，我就沒有出去。』

『學校裏也沒有去？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。』

『沒有錢我就懶得出去，不如在家裏躺着。』

『沒有錢真坑人哩！這次的義務戲就沒有看成，梅楊合演

的霸王別姬，真好！」

『真的好看呵！』

暫時他們都沒有話說，默默地幻想着梅楊合演的霸王別姬。伙計又叫着曹先生的掛號信來了，密司特曹懶懶地沒有動。

『好了，你的錢到了。怎麼不出去看？』

『不要歎喜，我已經受過一次騙了。』

『也許這一次的錢到了。』真的，這一次却沒有騙他。裏面有一個很好看的匯票，上面黏着極大的六個半邊郵票，都清清楚楚地印着『二十』兩個大字，並且還寫着一百二十元正呢！密司特曹收好匯票，笑嘻嘻地對吳君說：

『好，我們同去走走。我的鞋子壞了，你說到那家去買好呢？——石頭胡同口上的那一家可好？我一件華絲葛衫子當

了，也要贖出來。』

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，密司特曹同吳君在大柵欄走着，他穿着華絲葛的衫子，新的鞋同新的帽子，口袋裏有一百元鈔票。

『到廣德樓聽戲去，我看太早一點，不如先到一五一公司買點東西去。那裏面都是女招待員，多麼有趣。晚一點不要緊，橫直回頭包廂去。』

於是有兩輛很華麗的洋車，被叫着到王府井大街去了。

那晚上密司特曹總睡不着，但再不光開眼睛看那銀元大的孔，却在閉着眼想哩。

——拿畫片給我的那一個手多麼白！翻到中間有一張裸體的片子時，她臉上似乎一紅，不，確實紅了，呵！

——那一個說話真好聽！不是北京口音，是江浙人罷，也

許是廣東的。

——密司劉那里，現在有錢請她逛公園了。

——程豔秋的身段真好，倒有點像溫玉。落難的那一節，我心痛了。——溫玉那里，明天倒想去走走——

這樣，密司特曹不覺的睡着了，壁上的美人，依舊微微嬌笑。但是桌上的一封掛號信，雖然從今天上午拆開到現在；依然沒有人去動一動裏面的信紙，可是比桌下的一封却受優待多了。那一封不獨沒有人去看，而且早已被踐踏了幾腳。

十三年十一月。

靜子

靜子不幸得流行的感冒症死了，大家沒一個不傷心的。靜子確實是一個好女孩子，雖然今年才得十五歲，什麼事多懂得的。伊又聰明，又孝順，怪不得老祖母哭得那麼厲害哩。

不過近半年來人家都說靜子變了。伊原是一個很活潑，好說好笑的女孩子。家裏有伊在，分外覺得熱鬧。然而近來伊可是變了。大家在一塊兒談笑，伊忽然悶悶的，一聲不響，甚至於走開去了，也不曉得爲什麼緣故。伊時常關着房門寫些什麼東西，不許人看，寫完了出來，臉上却帶點歡愉的顏色，不比當時的沈鬱了，因此誰也不忍向伊攪擾。

對於伊這番變態，大家私下裏議論了許多。哥哥說是沒有進得學堂。媽媽說是女孩兒家年紀大了，自然要沈靜些。獨有老祖母很抱悲觀。伊說這個孩子本來太聰明了，要是嘻嘻哈哈，蟲兒般一天鬧到晚，那倒沒有什麼。現在是太懂事了，悶沈沈地全是大人氣派，不像個小孩子，怕只怕不好養哩。所以老祖母暗地裏流了許多次眼淚，格外寵愛靜子，時時放在身邊，然而靜子畢竟死了。

葬事已完，老祖母十分不捨，要搬到靜子房裏去住。人家收拾靜子的東西，在伊書箱裏拿出許多封信來，都是靜子自己寫的。信寫好了，却沒有發出去，封面上沒有收信人的姓名住址，裏面也沒有什麼稱呼。

他們一封封的讀下去。

『我接到了你的信，我心裏是何等的安慰呵！你的信寫得這樣懇切，這樣和愛，我曉得你還是相信我的。』

『相信我罷！我同從先一樣，同送你走的那天一樣，我仍然是一樣的好。那一日我曾經對你說過，我等待你，只到你回來，現在我謹守着這句話，相信我罷。』

『然而你失信了。你原先說的歸期，現在已經過了。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，你？』

『我們同插的楊柳，已經有屋簷高了。那株小桃樹，今年也開了花。』

這樣樸實簡單，沒有姓名的情書，裝滿了一小篋子。最後有一封，是人家寄給伊的，紙張皺舊，大約有好久了。

『靜妹：我請求你不要再寫信給我。』

『我現在這裡，有許多的朋友，男的，女的，他們都最有學問的人，看見你的信。你的信寫得這樣幼稚可笑，裏面有許多孩子話——要知道我們都大了，從前那些孩子話不要再講。你的字寫得太壞，並且有時錯了。他們都笑話我，說我有這樣一個不通的女朋友。這於我的面子上很不好看，你不要再寫信給我好了。』

『我在這裡很舒服，朋友多，比在家裏好玩多了。所以我沒有初來時那麼想你，大約你也會慢慢忘掉我的。』

『我不知什麼時候回家，你不必等待我罷。』
底下署名的是福生。

他們這纔知道靜子沈默的原因，並且知道伊關着房門所寫的是什麼了。福生同伊，是從小來很要好的朋友。後來福生出

外讀書，伊雖然很久很久地現出不慣的神情，但是他們的意思，以為小孩子過一會就會忘掉了的。誰也不知道靜子會這樣記念他，更不知道是因為他變了心，靜子纔陷入憂愁沈默的狀態；以前伊是一個天真的小孩子，現在伊立刻變為成人了。

然而，靜子雖然為伊的朋友福生所棄，伊却另有伊自己的忠實的朋友。這些未發出去的信，便是伊最後最確實的慰安。這些信一封封寫成，伊忠實的朋友也一天天更和伊的心接近。靜子終究抱着這永久的幻夢死了。

甲子六月二十四。

野 花

我深深懺悔，向已經失去的童心，懺悔那過去的往事，兒時的回憶，稗子之心的悲與歡。在當時原不曾置意，如飄遊的浮雲，蕩漾的微波，裊裊的輕煙，無心地化現，又無心地消滅了。然而，在我脆弱的心靈中，已經印有重重痕迹；在我飄泊的生涯中，形成暫時休息的一片小島地了。

現在舊地重遊，一切都已無從尋覓。就是那水邊楊柳，如今也已長大，非復昔日的幼弱婀娜了。只有一年一度榮瘁的叢生野花——錦繡一般的紫雲英，繁星一般的野玫瑰，紅的蛇莓子，黃的蒲公英，以及青青蔓草——從前曾經採擷過的，只有

這些，依然欣欣微笑，似乎忘記了世界的變遷，來迎接我這過來人。

我已經忘記這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。我只記得，那是溫暖的春天；我的心裏，也正燃燒着春天的稚氣。

那時我住在鄉裏，曼姑的家在我的隔壁。

明媚的春日的黃昏，晚飯之後，我在園裏看工人們種着新菜，曼姑從伊家裏走來，招呼着，我兩個便向外面走了，沿着一帶竹籬，我們漸漸走入山中。晚霞鮮麗的光輝映在枝頭，太陽已落，並不覺得天色晚了。微風吹來，含着不知名的春天的香氣。路旁新竹，纔從箝籬裏吐出綠枝，初初舒放了兩三片嫩葉。曼姑便要我折了一枝，拔去未曾盡展的新葉，插上一朶朶的野花，粉紅的花，淡紫的花，淺碧的花，嬌艷地滿了竹枝。

——我們如此走着，不覺得天色漸漸晚了。

『看呵，月光亮亮！』我指着那將圓的明月；雖然陽光未曾散盡，已經掛在樹梢頭了。

『不要指呵，指了月光亮亮要割你的耳朵呢。——回去罷，天快黑了，呵！』

『回去罷，不要怕，有我呵。』

我攙着伊的手臂，伊拿着野花插成的竹枝，一步步向家中走去。

轉過山坡，蜿蜒的山路分作數支。山中寂靜，只有微風吹着松針，發出歎息似的幽微的濤聲，同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流泉的點滴。樹枝底下，漸漸伏着黯淡的黑影。我攙着曼姑的手臂，勇士般昂然向前走着。

是棲宿未定的烏鴉罷，撲刺刺地飛起，驚破了山中的幽默。
伊緊緊地倚着我的手臂。

雖然自己的心中也未嘗不畏怯，然而我勇士般的氣概，安
慰伊說，『這不過是一隻烏兒飛起來罷了。不要害怕阿，我們
不向那兒走去。』於是我們便轉了一個方向。

剛走到十幾步，越過小小的土岡，呵，我們迷途了，這何
嘗是家去的路呢！兩山中間，方方的稻田，一級一級高下列
着，錦繡般的紫雲英，開遍了田地的，這時被上了夜的暗幕，
靜靜地睡着，沒有顯出鮮麗的顏色了。

『呵——！』曼姑說着，伊羸弱的心懷，幾乎哭了。

『不要緊的，一會兒就到家了。我唱個歌給你們聽好罷。』
我一手擁着伊的頸項，一手挽着伊的手臂，唱着山歌，又向舊

路走去。

『你的花呢，丟了？——呵，這邊一定不錯的。』我攙着伊，毫無顧怯地向前走。

轉下一個土坡，在那里有小小的水潭，很矮的水柳長在旁邊。月光照着，很清楚地看見我們兩個的影子，在浪花上，帶着一閃一閃的金色條紋的。

默默地我挽着伊，又走到原來的地方。

『看呵，我們的花掉在這里。』

伊不作一聲，輕怯地望着我。

『坐在這兒等一會罷，月光亮亮，會照着我們回去的。老五砍柴去了，阿三看牛去了，一會兒都要從這里過身。』我也禁不住膽怯了，但仍然裝出很平靜的氣概，好好地安慰伊。

坐在伊旁邊，我替伊攏起散亂的頭髮，覺得伊前額微微出汗了。

『你熱罷？』

『你聽，』伊跳起來說。『這不是阿三叫我們！』

『是的是的！』我用手攏着嘴唇，高聲回答說，『在這裡
呵！』

於是我一手拾起地上花枝，一手挽着伊的手臂，飛也似的
向家裏跑着。

現在我又回到往日舊地了。曾經摩撫過的樹，曾經坐過的
石頭，曾經留過足跡的小路，我一一再去摩撫，再去休息，再
去留下長大了的足跡。現在，也正是溫暖的春日。野生的叢花，
錦繡般的紫雲英，繁星般的刺玫瑰，紅的蛇莓子，黃的蒲公英

英，以及青青蔓草，從先曾經採擷過的，我也想再來採擷。但是，嫩竹的枝子已經枯了，我雖然採了這些，誰爲我插成嬌艷的花枝呢？

十三年十一月。

愛情

那時候我正在一個綢緞舖裏當學徒，快要出師了，每天在舖面招待主顧。

有一天來了兩個主顧，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，都是很漂亮的青年。我一看他們的神情，就知道是闊的顧客，連忙讓到後面客廳裏去，殷勤招待。

果然，那男的說了幾種很名貴的料子，都是最近時興的。我拿了來，放在桌上，便退向一旁，靜靜地立着，聽他們的選擇批評，看機會便加幾句稱讚慇懃的話。

那男的——我已經知道了是曾先生，女的是何小姐——指着

一件淺藍色鐵機花緞問我們的價目。

『已經夠了。』何小姐說，『就是這幾件，已經夠現在作衣服的用度，何必再要那個！』

『這個做裙子，配上那華絲葛做的上衣，不更顯得和諧的美麗嗎？』曾先生讚美似的說。

『前天到電影場去，我不是穿的淺藍色的裙子嗎？』

『那個？我知道的。不過花樣太不時新，我希望你再做一件。』這時我看見他們談得很親密，便退到茶几旁邊，做作整理上面的料子，使他們好再談下去，不致因我而有什麼顧忌。

『你太關心我的東西了。』何小姐說着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『其實我們的愛情，並不在乎這些。』

『你的話極是。我們的愛情，神聖純潔，毫不參加物質關

係的。不過我總覺得能夠替你盡點力，買點東西，於我實在是莫大的榮幸。要是你不收受，那我覺得十分懊喪的。」

何小姐輕輕笑了一笑，再沒有說下去。那時，我知道應該是我說話的時候了，便讚美那鐵機花緞怎樣的名貴，怎樣的時興，配上那華絲葛的上衣又怎樣的好看——據我的經驗，招待這一類的顧客最好不要說什麼價廉物美的話，並且價碼要提得高點，他們就更覺得滿意。——何小姐並不固執，終於買了一份鐵機花緞的料子。

過了不久，我在報上看見曾先生何小姐自由結婚的消息。大約又過了一個月，這對新夫婦走來照顧我們了。我一看見，立刻引導他們到客廳裏去，慇懃招待，可是我已經改口叫曾夫人了。

這一回是會夫人開口說了幾種料子，我却另外拿了幾種時髦的綢子，都是很名貴的。這一次我看見會先生不大高興似的，靜坐在旁邊，並不選擇。

『這種銀色的綢子，做一件跳舞衣，在電光底下，一定是很美麗的。』會夫人對他丈夫說了這話之後，便問那綢子的價目。

『你前兒不是新做了一件嗎？怎麼又要做呢？』

『我雖然有幾件，沒有一件顏色調和的，我喜歡這綢子，做起來一定好看。』

『你做的衣服也不少了！今天也做，明天也做，做了沒穿一回，又不要了。這樣下去，我可是沒有力量供給。』這語調中間，很有點憤然了。

曾夫人聽了這話，不覺大怒說，「我要你做過多少衣服？我們是自由結婚的，難道也要受你的壓制嗎？我自有財政的自由權，你管得着嗎？我喜歡什麼東西，我便要買！」

我看眼前的情形，知道今天的貨賣不出去了。便叫小伙計倒了兩盃茶，想等稍微平靜之後，再慫恿他們買。然而曾先生氣憤憤地走了，曾夫人也跟着起身，臨走時節，開了一個地址，叫我把那銀色的綢子送去。這一着却出於我的意料之外。

十四年二月。

接吻

男女同學這一回事，並不是自來就有的。在吳承明中學畢業的那一年，竟還有一種守者的名詞。遺老式的保守者，固然驚爲洪水猛獸，就是許多教育家，也說男女同學僅可在大學裏試一試，中學是絕對不可的。究竟有幾個大學居然試起來了。

不消說，這一個名詞於吳承明是極端感到興趣的，男女同學以後，便可以同女學生在一個教室裏，可以隨便同女學生交談，可以達到平常想望不到的目的。因爲女學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秘，他心裏不過有點模糊的影像。街上遇着她

們時，雖然想盡量看個飽，然而不知什麼緣故，總是忽忽地過去了；若是對面遇着，將要走近時目光便自然而然地避開了；若是從後面超過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回頭一顧——並不是心裏不想那麼做，確實是頸項不聽命令。在那時候，女學生大概都帶着香水氣味的那一件事，吳承明似乎還不知道，在街上遇着時，本有機會可以聞到的，但心裏的悸動每每使他錯過了。

他終於考取了一個男女同學的學校，最大的願望不久便可如願以償了。

大概是因為最初試行男女同學罷，女學生不多，都很矜持。在教室裏，她們大抵是坐在前面；接近他們的坐位，普通是空着的。吳承明雖然很想坐到前面離女學生不遠的地方，但實際上却坐得老遠。教員講解時，他要聽點功課，而且坐得太

遠，也看不清楚，只在許多頭中間，查覺一些特別的蓬鬆的鬚髮，上課下課，却很可以注視女學生走路的姿勢了。現在吳承明已經清楚了女學生走路的態度。他知道女人走路的時節，背上有兩條很大的交叉的摺痕，尤其是穿旗袍的。男人却沒有這個。

幾月以後，男女漸漸熟習了，也覺得是很普通的一件事。坐位已經接近，不像從先似的空着一兩排，而且有幾個朋友似的談話交際了。吳承明却已用種種方法——自然不是直接詢問的——探得了女學生的姓名，甚至於她們的住址，他也不想試着同她們談談話，但是不成功，他沒有那麼大的膽量。

確實的，吳承明那時還不知道戀愛是怎麼一回事。他於是看了許多愛情小說，買了許多愛情畫片，整天的觀看，愛情這

個名詞，他已經十分有了研究了。

——夏之夜，露水浸着衣裳時，繁星在天上閃着，綠陰之下，同愛人攜手散步，緊緊地互相依傍，默然不語，靜靜地深深地領略溫情的柔趣。

——樓簷底下，同愛人憑着欄干，眺望遠景，蜿蜒的城堦之外，便是朦朧山色。細細地談着往事，甜蜜的往事，艱辛的往事，含着眼淚微笑的往事。而景色是漸漸地幽微，夜的黑衣籠罩了大地。

——或者電車中十分擁擠時，車門開了，進來一個十分美麗的女郎，起身讓坐，便得到彼美的微笑。從此後，由認識而朋友，由朋友而結成美滿的婚姻。

——或者，有一匹馬驚走了，坐在車上的女郎十分驚駭。

走上去把馬拉住了，由這樣武俠的行爲，便得到女郎的心。

如此的，吳承明時時幻想着，希望不論什麼時候，可以給他一個機會，與女人交際的機會。小說裏，畫片裏，一切的敘述同描寫，愛者之間甜蜜的風趣，都很明顯地在他腦中復現，構成種種的幻想。而尤其固執地刻在他心中的，就是男女的擁抱，接吻，肉的接觸；於是可以摩擦着細膩的皮膚，聞到粉的香味，口中吐出來的熱的氣息，同嘴唇輕微的顫動。他這樣想着，便彷彿有一個女人在他懷中，擁抱，擁抱，緊緊的擁抱，永久的擁抱，而其間是熱烈的不斷的接吻。

大概教室裏男女的坐位已經很擠了，有一天密司白來得晚一點，前排的坐位已經沒有了，便坐在吳承明的前面。立刻他覺得非常的不安與失措，不能看書，不能聽講，也不能想。一

陣陣雪花精的香味不時吹來，雪花的香味平常很熟習的，但是今天的却非常特別，雖然也知道是雪花的香味。那背上的曲線，粉白的頸窩，短的不能梳上去的頭髮，被日光映得通紅的耳輪，他細細地看着這一切，忽然發生一個很固執的慾望，想要看看那面貌，那確是秀麗溫柔的面貌呵。於是一切都消失了，在他面前，顯一個很大很大的女人的面貌。

『密司特吳，請拿你的鉛筆借給我使一使。』吳承明完全莫明其妙，似乎將鉛筆送了過去，又似乎指頭非常顫動。這確實是意料之外的事，完全使他糊塗了。他不能思索，不能推想，心跳得很利害，身子冷得發抖，頭腦暈昏，同學，講臺，黑板，教員，一切的什物，都十分模糊，又溶在一塊，幻成種種的奇怪的形狀，在他耳邊，響着蜜蜂羽振般的，那幾個柔媚輕倩的

字音。

下課鈴響了，他被驚醒，看見密司白正走出教室。突然，他心裏明白了。這是同密司們接洽的最良時機，從此便可由認識而朋友，由朋友而……，他不能想了，總而言之，這是最好的機會，萬不可錯過的機會。他亟亟地從旁的一條路走出去，到校門口，又走回來，預備同密司白遇着，裝出偶然無心的樣子。

他走得很快，很勇敢，像一個大膽的壯士。他心中預備好了適當的言詞，同合宜的手續。

遠遠的密司白來了，安閑從容地。他忽然全身抖了一下，似乎浸在冷水裏；兩腿在下面戰搖，似乎不能支持身子的重量；眼睛有點發昏；然而，清清楚楚地看見每個人都在注視着

他，用含譏冷笑的目光，能夠穿透胸膈一般的目光注視着他。他軟弱得像一個初上戰場的新兵，預擬的詞句都忘記了，說不出一句話，做不出一些招呼的姿勢，而密司自己已經走了。

他沒有和女性接觸的膽量，雖然幾次勉強振作，強烈的上場昏終於將他壓下去了。然而同女性接觸的慾望並不因此減少。肉的擁抱，嘴唇的接觸，皮膚的摩擦，粉的香味，吐出來的熱的氣息——同一個女人的接吻，固執着刻在吳承明的觀念裏。

一個冬天的下午，吳承明獨自一人走到公園裏散步。雖然比較和暖的日子，而空氣仍然很冷。遊人很少，走到後面，便只有他一個人了。覺得有點疲倦，他便坐在一條通道旁的椅子上。

半年以來，他迫切追求而不能得愛情——說得落實點，所渴望着的同女人的接觸，在他心中，引起了糾紛而蒙昧的感情。每一部小說裏所描寫的情節，每一張畫片上所印着的姿勢，每一個女學生的態度，走路和坐的神情，說話的聲音，都在那腦中綜錯變化着，織成了無限的幻想。

然而每一次的機會都錯過了。實在有許多事件，可以使他造成一個與女人交際的開端。他回憶着每次的失敗，差不多都是同一的原因——只要勇敢一點，他心裏想，現在已有愛人了。如同小說中所言，深沈的愛情常由微小的事故開端。但是機會一瞬即逝，只有勇敢的人能夠抓住，他呪詛自己的懦怯。

輕柔的步聲把吳承明的思潮打斷了。密司白也到了公園裏，恰恰坐在吳承明的對面，似乎走熱了，她取下嚴密裹着的圍巾，

露出隨便地輕微地笑着的面頰，這是青年女子舒服時自然發出的笑容。被這笑容攝住了，吳承明低着頭，不敢向對方注視。

密司白却認識他，輕輕地點了點頭，作普通的招呼，吳承明却沒有知道，因為他低着頭。

完全是意料不到的事情。

電一般的思潮，立刻觸動了他的全身。肉的要求，火似的燃燒了。

很快的思想，一片一片地從吳承明腦中飛過。

這樣冷的天氣，她忽地走來了，而恰恰坐在一塊兒。周圍是這樣寂靜，甚至於沒有微風吹動一片葉子的聲音。

也許是偶然罷，然而這確實是最好的機會。

只要勇敢一點。

他稍微抬頭，偷偷地看了一眼，而密司白仍然微笑着。這神秘而嫵媚的微笑，不斷地勾引他，好像一種邀請，是他所等候的夢境的標幟。『我在等候你。笨貨，我不是很美麗的嗎！我已經允許你了，爲什麼癱着不動呢？』

天氣實在很冷，他穿的衣服雖然多，仍然禁不住顫抖。擁抱，接吻，嘴唇的顫動，皮膚的摩擦，粉的香味，吐出來的熱的氣息：

許多的人，秀麗溫柔的面貌，而她們的名字都帶着輕倩艷麗的女字旁的，在他面前，歡笑，跳舞。

互相擁抱的情人。

嘖嘖的接吻的聲音。

……而只要勇敢一點。

周圍是這樣的寂靜，沒有一個生物，沒有一片葉子被微風吹動的聲音。吳承明偷偷地抬起頭來，而密司白仍然微笑着，這微笑不斷地勾引他。

他突然想跳起來，一把抱着……

公園裏的椅子受了長年風雨的侵蝕，早已腐朽了，他這麼想的時候，椅子受了出乎意外的一壓，便倒了下去，像一堆沙土，被水侵透了似的。吳承明向後跌倒，腦袋撞在一株樹上，腦神經受了打擊，暫時什麼都忘記了。等他坐了起來，對面的密司白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不在。周圍是這樣的寂靜，沒有一個生物，沒有一片樹葉子被微風吹動的聲音。吳承明坐在樹上，一隻手揉着腦袋。

十四年二月。

六 封 書

第一書

老友，我今天執筆寫信給你，我預先抱歉，因為到了這裏已經許久都沒有給你的信。今天要走了，才寫這封信給你。我不寫信給你，也沒有別的緣故。我的生涯不過如是，從這裏飄流到那里，海鷗似的，毫無留戀，也不遺下痕跡。我願意這都像輕烟一般，我過去了，也就消滅了，何必告訴你，多此執着呢？

然而今天一個新的念頭盤據了我的心，發生了新的意境。昨天我同林和振送亭回去。臨行時，亭雖然很留戀似的，

然而他終於隨着歡娛同希望走了。我們三個人回來，在路上，林嘆息似的說：『只有家庭是最可惡的休息所，你看亭呵！』我默默地沒有作聲，年來已經冷却了的心，似乎微微抖動了。

別過他們，歸到我的寓所——其實不過是我喫飯睡覺的地方，又怎麼能說是寓所呢？——已經黃昏了。開開我的門，走了進去，誰也沒有注意。屋子裏只有空虛。從外面遠遠傳來的歡笑聲，時觸我的耳鼓；然而屋子裏只是空虛。我只是孤零。這時候，一個很強的觀念抓住了我，老友，我劇烈地思我的家。

這幾年來，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。冷冷的，冷冷的，我從東直到西，從南直到北。經過我的眼前的，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，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，於是又觸接着新的東西。

人與人沒有情意，沒有關係，不相識似的，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，實在厭倦了。飛疲的鳥兒，希望得到休息，我也是一樣，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，我需要安慰，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。

人窮則反本，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。

從此，我要像經冬的蟄熊，把浪游的心思收起。蜷曲着我的心靈，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，自然母親的默示。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，老友，多年飄泊的我，已經在故鄉的河中，看兩岸垂蔭了。

你忠實的朋友容

六月九號。

第二書

昨天上午，我已經到家了。船一攔岸，就聽見嘈雜迅利的鄉音。這鄉音與其說是給與我一種親切的感情，不如說是一種奇異的罷。一聽到這，我立刻知道是到了家；但是我離開家已經這樣久了。我差不多能認識他，大約他也不認識我了。

家裏是知道我今天要到的，我想一定有什麼人來接我的吧，提起皮包，並不即走，却站在很方便的地方。大約那些車夫同挑夫們，看見我的服裝奇異點，所以怯於招攬罷。我站在那裏，冷清清的站在那裏，等着，看着，直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影一般的散了，碼頭又沈入平常寂靜的時候，才慢慢的向家裏走。

離家裏不遠，轉彎的地方，有一株老大的楓樹，你說像一

個莊嚴的老人的，現在已經沒有了。我走到那里，遲疑了一下。路沒有錯，我家的屋頂已經望得見，然而那株莊嚴的老人確實沒有了。老友呵，你知道那時候我的心是何等的顫抖呵！

我敲了幾下門——銅環仍舊是那麼光亮的，漆却剝落了許多了——犬吠聲中，我聽見問道『是誰』。唉，老友，這一聲沈重的刺了我的心。這是那陌生的冷硬的問聲，我從無數不相識的人處所聽到的問聲，淡漠而粗澁的問聲。唉，老友，我已經到了故鄉我的家了！

告訴你吧，這就是我回家的情形。

父親含着長的煙管——老的多了，比你從先看見的時候。鬍鬚已經半白，腰也有點彎曲，不過還很康健——緩緩的，但是我彷彿覺得是冷冷的，問我這幾年來的光景。老友，你是知

道的，我這幾年的光景，何堪重述！我端莊地坐着，極力搜尋一些可以對答他的言語。這時候，四歲的侄兒走來了，怯生生地靠着我的父親。我伸手拉他過來，親熱地撫着他的頭，親熱地問他的話。他呢，輕輕地叫了一聲，那目光，陌生的，怯疑的目光，偷偷望着我，又偷偷望着父親，他的祖父。

夜已深了，到了鄉間休眠的時候，我說，『仍然到我從先的那間房子裏睡去罷。』

『你還忘不了從先的那間房子嗎？』父親輕輕地笑了。雖然是輕輕的一笑罷，老友，我覺得，的確覺得的，這完全沒有溫暖的意思，淒涼的微笑呵！

昨夜我一晚沒有睡着，許多新的事同新的情緒煩擾我。今天早上，我起來得極早，在後邊園裏，徘徊了兩點鐘。園子裏

大致沒有什麼改去。薔薇長得更茂盛，竹子也多了。只是從後面望着屋的全形，雖然粉飾得很新，但是好像盛粧的老婦人，越現得青春已經消逝了呵。

到了幾家親鄰的地方，在客氣的招待中，我覺得，彷彿有點奇異。

我的房子還全變了，那紅色同綠色的玻璃已經換了白的，大穿衣鏡也不見了。一切的器具，除掉那吱吱叫的床——從先不是這樣的，現在上了幾歲年紀，所以在重負之下呻吟了——以外，都改變了。我留心尋找，只有我們從先在窗旁邊釘的釘還在那里。

燈光撥得很大，然而房子裏總是很暗的。牆角裏，床脚下，椅子中間，一堆堆奇異的不可測的黑影；天花板上，有許

多古怪的圖畫。

我投筆靜聽，——沈重的脚步聲，輕微的語聲，同遠遠的關鎖大門的聲音，一切的，尤其是我冷清的房間，都好像那將要靜寂的旅舍的情形。呵，我幾幾乎叫出『茶房』來了！

爲什麼呢？老友，我已經到了故鄉我的家了，然而淒涼的茫昧的漠然的心情並沒有離開我，毒蛇般死死的纏着我的心情呵！老友，你說這不過一時的現像罷。是的，我極希望是一時的現像。往後怎麼樣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

容。六月二十一日。

第三書

老友，錯誤永遠不能糾正，現狀永遠不能改去嗎？我要告

訴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你能指教我是什麼緣故嗎？

半月以來，我只是伏處家中，沒有去追尋歸遊的勇氣。今天早上，天氣是這樣的晴和，微風是這樣的溫柔，小鳥又這樣清隨的鳴叫，使我不得不走出去，到了那祠堂後面的樹林裏，我們從先在那里摘過苦栗子的——你大約記得吧。我在那里，一步步徘徊，一處處查看，從先留過我的足迹的，我要再踏上一層印記，我找着了梧桐樹上刻的字，隨着樹身的長大更加明顯了。

我回來時，一進門，就聽見他們的歡笑聲。姑母，哥哥同嫂嫂，四歲的侄兒，同那個年老的周媽——他是在我們家裏極久的僱工，從先曾經伺候過你的，現在頭髮都白了——他們很起勁地玩笑着。我一進去，你肯信嗎？真的，我一進去，他們

忽然不作聲了。越趨地，周媽尋着一些事做，哥哥跑開了，侄兒仍然用那陌生的怯疑的目光向我望着。姑母呢，他用些不要緊的話同我閑談，如同兩個人不好意思時用以破破寂聊的那些話。

還有一些與這個相類似的事情。

到家大約十天的光景，黃昏時候，我走到園裏，坐在薔薇叢後面。我聽見周媽同姑母的聲音，還有侄兒。薔薇長得很密，他們沒有看見我。

『少爺出去好幾年，這次回來，想必做過官了。怎麼帶的東西這樣少，大概是清官罷？』

『什麼官？一點事情都沒有做，這兒跑到那兒的。』姑母嘆息似的說了。

『一點事情都沒做？』周媽似乎很驚訝的。

我恐怕他們走到近面來，輕輕的，溜到林中去了。

就是前天晚上，從父親門前走過，剛聽見他對哥哥說，『這樣下去，終久不是了局，難道能夠在家裏住一生嗎？』我想要再聽下去，但是我的脚不自由主地急急走了。

我到家已經很久了，我竭力想做使得他們忘記我是一個久客歸來的遊子。我竭力想使他們認我為家庭中普通的一員，橡皮鞋，便帽，洋裝書一類家裏不常見的東西，我都收藏着。不是鄉間所用的言語——有許多是客中極普通的——我都留心避免。現在我的裝束，完全像一個農夫——赤着雙脚，穿着毛藍布的褲子，土白布的汗衣，外出時便戴着斗笠。我學着鄉間一切的舉動習慣，為的是要加入他們的生活中。然而……

晚飯以後，同在屋前的柚子樹下乘涼。柚子有碗口大了，

就是那株很好喫的紅饅的，大約再過一個月就可以喫。

我們坐了一會，默默的都沒有什麼話說。這情形，正好像我們有了什麼不熟識的客人似的。我知道是爲我的緣故，便假作倦了，欠伸一下，說我要睡去。

其實呢，我並沒有走，躲在窗後面。果然不到好久，他們開始談話，談得很自然。姑母重複的提起那古老的謎子，哥哥說點外面的新聞，一切都活潑有生氣了。呵，要不是周媽的足音驚醒我，我不知道要站在那里多久呢？隨後我趕急偷偷地跑進我的房子裏去，像一個賊從人家屋裏跑出去一樣。

到了屋裏，我擦燃一根火柴，因爲手的顫抖而滅了，我便索性不再點燈。在這一閃裏，我看見我的房子，空虛的，渺茫的，奇異的，正如我的心。沒有上床的勇氣，我伏在桌上，手

背濕濕的，也許哭了罷，我自己不知道。再抬頭時，月亮轉到西邊，照進我的窗了。就借着這一點光，我急忙的畫了這封信給你。

容。七月。十八號。

第四書

老友，無論我怎麼努力，他們只當我是一個客。呵，永久的，永久的，我只是客，在他鄉或自己的家裏！

父親長日冷冷的，那種嚴肅而冷靜的態度，使我不敢同他說什麼話。哥哥呢，好像故意避開我，又好像看見我這農夫式的裝束覺得滑稽似的。姑母雖然因我的請求，偶然講一兩個故事——我不在的時候却常常講的，我知道——但是講得很勉強。

甚至於我拿起鋤頭學着掘地，工人們一定說，『少爺，那不是玩的，待我來罷』。一類的話。無論走到那里，總是有陌生的怯疑的目光注視着我。呵，這目光幾乎使我瘋了！

有一個時候，我很想跪在他們面前，說：『我雖然是一個浪子，但是現在我已經回來了，請收容我罷。』然而我不敢。呵，永遠的，永遠的只有我一個人，永遠的，永遠的我只作客。

老友，我不能再寫了，祝你康健！

第五書

容，七月二十八。

我想再告訴你一點我去會福生的事，老友。

福生——你想必記得的——比我大三歲。那年你到我家的時

候，我邀他同去摘過苦栗子的，他爬樹那麼高，你慌的只是叫下來，記得嗎？那時他比我兩個都高多了。胖胖的面孔，圓圓的眼睛，粗黑的腿露在短褲子外面，並且左耳上戴一個銀耳環，你很笑過他幾次呢。

這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，他已經娶了妻，有了兩個兒子，成爲出色的農夫了，他依然住在他父親的茅屋裏，雖然隔了許多年載，却一點也不顯得老舊。

我剛走進去，恰好他也從外面回來。我叫了一聲福生。他一認識我，立刻露出驚訝同恭謹的神色，抹了一張凳請我坐，說，『二少爺怎麼跑到我們這種地方來了？』他接着又說，『聽說二少爺在外面已經做了官，現在想必是回來享福的罷。怎麼也戴着我們一樣的斗笠呢？』他回頭看見妻子，立刻罵道，『還

不快去泡茶，站在這裡作什麼！」

我心裏十分慚愧，說不出什麼恰當的話。

他恭謹地立在我的旁邊。

他的大兒子走了進來，看見我，便怯怯地站在他父親旁邊，用那陌生的疑懼的目光望着我。陌生的疑懼的目光呵！

我走了出來，像做了什麼不應該的事。

我原來的意思，是要尋那臉兒胖胖，眼兒圓圓的，嬉皮笑臉，同我一塊兒作伴玩耍的福生。然而只有恭謹而疑怯的農夫，再不認我作伴侶。唉，這眼前的大變遷！

老友，我知道我已經被他們遺棄了。雖然努力要恢復從先的地位，然而無效。我同他們已經兩樣，這中間隔着不可越之坑。

爲什麼呢，他們漠然地對我？我的父親，我的姑母，我的兄嫂和我從先的伴侶。一切的人，是的，一切的人！

我不能忍受這個。我寧肯受陌生人的疑忌，而不能忍受這故鄉的漠視。我寧肯飄流浪蕩，而不肯在家裏作客。老友，爲了慰安，爲了休息，我從遠道歸來，然而，然而……

已經決定了，從此天涯，當滿印着我的足迹。我將永遠作客，在無論什麼地方，無論什麼人之前，只除開故鄉我的家。

鐵從貴陽來了封信，要我到他那里去。我跟家裏說了一下，自然的，他們並沒有留我。臨行時，哥哥沒有在家，父親送我到門口。雖然也叮嚀了幾句。老友呵，我覺得這叮嚀是冷冷的，不能使我有絲毫留戀。

又提着那個皮包，依然是我一個人，緩緩地向口岸走去，

轉彎的時候，就是那從先的大楓樹底下，我回頭一望，對於這故鄉的永別，我心裏似乎一動，但即刻冷冷地消滅了。呵。我歸來時無人歡迎，我出去時無人留戀，永遠的孤零，永遠的淡漠呵！

從此天濶，當滿印着我的足迹。無所係戀的人，是沒有歸宿的。老友，我祝你康健，並且祝你永遠的不要離了你的家！

你忠實的容，八月十一，離家後一日。

第六書

我已經到了辰陽，再一個星期就可入貴州了。

茫昧地，無目的地向那不可知之未來走去。

老友，你的好意，我永遠記着。但是忘了罷，從今以後，

在你平安的心裏，永遠忘了我這樣的一個人罷。

容，八月十九。

（十四年三月）

誤會

我在炳然家裏喫過晚飯，已經六點多鐘了。天氣很熱，他邀我公園裏去走走。到了那兒，遊人很多，我們便找了一塊清潔的地方坐下。也許是悶人的天氣的緣故罷，彼此都覺得談話的材料很枯窘。坐了一會，我竭力想尋點可以說的資料。

忽然有個女學生從我們面前經過，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，便問炳然道：『聽說你已經同林君訂婚了？』

『還沒有成爲事實，不過她已經預備接受我的要求了。』

『你們不是發生過誤會嗎？』

『已經過去了，』

『她現在對於你的感情怎麼樣？』

『非常之好。』

隨後又是一陣靜默。炳然好像在想什麼，停了好一會，才對我說他的故事，聲音中帶了輕微的牢騷。末後他說：

『我告訴你，對於女子，永遠不要露出你的真情來。只要你的力量做得到，不妨儘量用欺騙狡猾的手段。你的真情，每每生出她的誤會，但是你的狡猾，却可以得到她的真情。

『就是這一次對於林君的誤會，使我對於戀愛的觀念，女子見解，完全改變了。你知道嗎，我從先對於林君，確是一片真心，一副熱忱？那時候我對於她，完全是赤裸裸的愛情。我不幸有一次，寫封信給她，把我的真意都說了。我並且勸誡她幾件事，勉勵她幾件事，都是我平常留心觀察所得，自認為

最忠誠的貢獻的。她怎麼回我，你想必知道罷。她說我侮辱了她，說我是人格卑下的人。哎，接到了那麼一封信，我多麼喪氣，受了多麼大的打擊！

『後來有人從中和解，我們又言歸於好，但是我的戀愛觀完全改變了，

『我認爲女子是完全沒有與男子對等的資格的。你把她當作玩物，她也自甘於玩物。你把她當作朋友，她却從朋友的地位掉了下來，作你的絆腳石。從此以後，我本了這種見解，作我以後戀愛的方針。

『我把戀愛不過看作一種遊戲，一種消遣品。我耗費了時間同金錢，而獲得女子的接吻，擁抱，柔情同密意以爲報酬。若是我願意時，並且還可以得到她的身體。我對於林君，就是

這樣的。現在我深深地藏了真心，不過用些好聽的話同小心意見，而我居然得到她的愛情，出乎本心的愛情了。至於跟不跟她訂婚，還不一定。因為我還沒有決定是否需要這樣一個玩物。

『你不要爲女子抱不平。男子雖然是施行狡猾者，但女子確是願意接受狡猾的人。從先用真心同熱忱所不能得到的愛情，現在略施小計，便容容易易得到了，我想現在的林君，已經完全入了我的圈套。』

炳然說完了，望着我現出得意的笑容。我沒有回答，因為我正想到昨天晚上林君同她的一個朋友在一處的事情。

女子的手腕畢竟比男子高。有許多男子自以爲是勝利者，其實早已失敗了，我想炳然要是再經過一次誤會，或者他對於

戀愛的見解，會更要高一點。我想說話，但是望着他得意的笑容又止住了。

十四年三月。

私生子

鄉下人永遠是粗魯暴躁的，容易發怒，不能忍耐，沒有寬容的心情。他們時常爭吵。結果呢，不是解勸的人來得快，隨後一定是鬥毆的。像打得頭破血流一類的事，也常常有的。

誰能說出這種粗魯躁急的原因呢？你平常會着一個鄉下人，跟他談談天，一定看得出他們是謙和有禮節的。你到他們家裏去，又可以看出他們是慇勤好客的。那麼他們對於同伴那種容易發怒不能忍耐的性情又是什麼緣故呢？惟一的原因，我想，或者可以說是因為受生活的壓迫，使他們變得如此的。

那一年我住在鄉裏，冬天過了，已經是新年時節。天氣非

常和暖，我很高興，便同鄉人們商量做燈。初七八我們便開始預備。到十三那一天，什麼都預備好了，只要派定人，十五晚上便要玩的。

十三晚上，剛才黃昏，我已喫過夜飯，便向半里路外的一所廟宇去。我預先同他們說過，晚上在那兒會集，因為有幾種燈要試一下。還沒有走到廟門口，就聽見極大的紛擾，人擁擠得很厲害，都向廟裏走。我心裏想，莫又是出了鬥毆一類的事吧，一面便望廟後的小門走去，因為廟前我知道擠不進去的。

路上有人告訴我毛貴打死了人，死的叫王長順，是個泥水匠。我走了進去，看見毛貴已經被人縛起來了。手同脚都綁着，坐在殿前的一條檯上，恨恨的怒氣未息。東南角上，死者屍體已經用席蓋着，一大堆人圍着看。圍總同地保都已經到

廟裏來了。

毛貴是一個木匠，我素來認識的。人很誠實，手藝又好，我們家裏有什麼活做，每每找他的。他平常總是很沈靜，不多說話，默默地做他的工作。就是飯後休息，人家任意談笑，他却合着一支煙管，遠遠地坐在旁邊。這樣，我知道他並非浮躁粗魯的人，怎麼今天鬧出人命呢？

在廟裏不便久留，我便走了出來。路中遇着隔壁的孫老頭兒，他告訴我毛貴的歷史，同今天的情形。

——毛貴是一個私生子，他對我說，我們鄉裏的習俗，凡是窮人不能養活的孩子，或是私生不忍拋棄的孩子，往往用籃子盛着，到半夜送在人家門前，放一串爆竹便跑了。毛貴也是這樣送在一家富戶門前。他的養父，那時在富家作長工，主人

叫他把孩子再送出去。他妻子正生了孩子，那孩子死了，而毛貴的爹並沒有別的兒女，便留下毛貴了。因為是剛生下來的孩子，用件很客氣的棉袍子裹着，人家都猜是私生子，那時並且發生過謠言呢。

——毛貴小的時候，我看着他長大的。肯聽話，又肯做事，就是脾氣太大，性格非常頑強。記得有一次，爲了叫一聲私生子，他把人家的手幾乎打斷了，自己也打得頭破血流。爲了那件事，他的爹不知道洩了多少氣。可是毛貴從小兒就很沈靜，不大同人家的小孩子頑。後來大家都知道了，做爺娘的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叫他私生子，這個名字，人家差不多忘記了。誰知道隔了十多年，還是爲這件事出了人命案子呢！

——你知道的，我們鄉裏年年玩龍燈，就只是毛貴的龍頭

舞得好。氣力又好，花樣又多，誰都情願讓他的。今年王長順來了，就是死的那一個，他本是下村人，新搬到這兒來住的。剛才王長順一定要舞龍頭，人家勸他讓毛貴，王長順的嘴太輕薄了，也是該死，他說：『那私生子也會舞龍頭嗎？』鬼使神差，那句話恰好給毛貴聽見，人家自然不答應，兩人立刻打起來了。我們勸解的還沒有近去，毛貴一板凳，便把王長順打死

了。

老頭兒說完時，嘆了一口氣——這都是冤孽呵！毛貴的爺娘做了醜事，現在報應到毛貴的身上來了。

我走回家去，心裏想着，鄉下人永遠是粗魯暴躁的，不能忍耐，沒有寬容的心情。我又想到毛貴也許要抵命的，又似乎

很可惜，於是也嘆息了。

十四年四月。

正直人的思想

——他受凌辱，自己卑小，如羔羊被拉到死地，不會開口，如羊在剪毛羊的人面前無聲，他也這樣不會開口。

以賽亞五十三章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兩點鐘的列車，從粵漢鐵道到株萍鐵道的中間，二等車內，坐着兩個客人。年紀小的一個名叫黃本迪，剛從高等學校畢業，預備去到社會上作一番事。而特為回家休息休息的。他戴着藍色眼鏡，穿着夏布長衫，同很名貴的皮鞋；身旁放着旅行用的皮包，熱水瓶，手杖，同一頂時髦的草帽。他大概有二十七八歲的年紀，很整齊

的西洋式頭髮，已經有點脫落。他短小的身軀，彷彿蔑視人似的向上掀着的鼻孔，同法國式的鬍子，使人自然聯想到日本人去。從他收拾得整齊的外表看來，知道他是愛好交際的。在他對面的是他父親，他特爲坐一趟火車，到兩百多里外的都會裏去，接他的兒子回家。他差不多六十歲了，額上的皺紋很多，時時彷彿默思似的。

起先他們談了一些不要緊的話，隨便敷衍時光。火車在中途的車站停了時，車上的客人都走了，只剩得他們兩個，而兩個都沈默着，似乎注意車站上的紛擾擁擠，其實都含着不安的心緒。黃本迪四年不歸家了。這一次回來，雖然可喜，然而離開可愛的學校，而投身入社會中，這確實是一個重的擔負，使人躊躇的。況且四年之中，自己的相貌完全變了，已沒有往日

的丰采，父親也老了許多，多病的母親更不知如何。最使他難以解決的，却是他的妻子，早已不和睦的妻子。當他沈迷於紛亂的思潮時，火車已經開了，嘈雜的機聲單調地響着。他父親忽然衝破了這沈鬱的靜默，說：

『本迪！』他彷彿一驚，應道，『哦。』『你現在畢業回來，已經是成人了。本來你自己的事，我不必管；不過我看你從先的孩子氣，又不得不說一下。本迪，你現在是要到社會上幹一番事業去的，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不可任着自己的性子直幹。』說到這里，老人家嘆息似的，吁了一口氣。

『你從先的脾氣，我真不知道說過多少次！就說你的婚事罷，你那樣任性，叫做父母的怎麼下得去呢？』黃本迪聽了這一番言語，低着頭不作聲，他心裏正浮着一場不歡樂的影子。

『素貞媳婦有那一件不好？他出自名門，克盡婦道，治家有法，對尊長有禮。你娘這幾年三病八痛的，不是素貞媳婦，那一個伺候得她那樣好？不認得字又算什麼！老輩子說的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況且素貞帳也寫得，信也看得，再要多讀書做什麼？古來會讀書的女子，有幾個是有福分的？本迪，你不知道？這幾年你在外面，你娘病了，從不曾伺候過一回，都是媳婦朝夕奉事，替你盡了子職，這是你應該感激她的。這一次回去，不准任着性子鬧！從先是小孩子，現在已經成人了，就該懂得點好歹。莫學那些下流子弟，動不動要自由，也使你娘多過幾年快活日子。』他說到這裏，不禁想到老夫婦的晚景，聲音裏便帶點酸意了。本迪看見父親感傷，也歛氣屏息地答應了幾個是字。

於是又寂靜了。在枯燥單調的輪機聲中，伴着向後飛退的山野，他們一步步近着家鄉了。本迪的心裏，回憶着那不幸的婚姻。

六年以前，黃本迪中學還沒有畢業時，他父母便給他訂婚了。按着鄉下的習慣，這已經是結婚很遲的了。他拗不過父母的意思，莫明其妙地做了新郎。結婚不久，夫婦間便顯然不和。這大概是由本迪這一方面發生出來的罷。因為他常常的不進自己的房間去，見着妻子也不跟她說話，並且常常發生埋怨父母的嘆息。那位願受無違的女人，却駱駝似的，肩着自己的重負，默不作聲地向前走。在那時候，本迪雖然有了婚姻問題的醒覺，但還不知道戀愛同離婚，不和陸罷了。他埋怨他的父母。日子遠後，夫婦間的距離便愈遠，本迪索性不與妻子同

房。這事被老人知道了，很斥責過本迪幾回，他負氣走了，任家裏怎樣寫信，四年中竟沒有回家過一次。

這次他從高等學校畢業，在外面久了，新的思想輸入得很多，男女間的交際也很熟習；並且，他已經在愛神的翅膀底下，嘗着甜蜜的生活的滋味了。他知道同一個沒有愛情的女子結婚，是悖乎人道，又葬送了兩人終生幸福的。他知道這種舊時代的殘餘物應該打破，毅然決然地打破，不可因循姑息的。所以他這次回家的目的，第一就是要解決婚姻問題。

然而，他父親這一段說話，嚴重而凄婉的，在他心上低低地顫動。使他火熱的心情，不覺地軟化了許多。使他頓時憶起了久已忘懷的女人，除了嫌惡外沒有別的感情的女人——一個幽默沈靜的影子在他面前一閃，纖弱的，遲鈍的，沒有生氣

的，然而却是極其端嚴的。

※

※

※

下午五鐘，黃本迪同他父親，已經到了家。久別의故鄉，雖然老舊了許多，依然露着歡娛的顏色迎接這久游的客子。母親的頭髮白了許多，身體也衰弱了許多，看見兒子回來了，幾乎喜得不能自持。她依然用那慇懃煩瑣的撫慰同詢問，細緻的妥貼的，對付小孩子一樣的。在本迪這一方面，雖然有點不安，似乎不應該受這種待遇，但仍然感覺到心情的溫暖，同不能自己的寧悅。晚飯以後，他坐在老人房裏，細細地訴說年來的情况。

當這時候，素貞在自己的房子裏，蒙着黯淡的燈光，默默地坐着。一整個下午，她忙着收拾房間，整頓行李，辦理菜蔬

等等瑣事，委實精疲力倦了。雖然她很想看看丈夫回來是什麼形色，然而她是名門的女子，深明禮節的。她知道貞淑的婦女不是這樣急迫的，所以晚飯過後，奉事翁姑完了，便來到自己的房子裏。很久很久的，她獨自在這個房子裏住慣了，今天忽然加了許多東西，從來的秩序破壞了，她很覺得有點奇怪。雖然自己的丈夫罷，在她並不能引起什麼回憶，什麼溫暖的感情。

『少奶奶怎麼這樣悶悶的？』宋媽也作完了事情，從後房走了來。『少爺到底回來了，少奶奶應該歡歡喜喜的才是呀。』

她沒有回答，緩緩的望了宋媽一下。宋媽走近來，挨着她坐下。宋媽是黃家多年的女僕，家中的事全知道的，似乎猜透了素貞的心情般，她說：『哦！少奶奶放心罷。少爺回來了，

年紀也大了，難道還似先前似的瞎鬧不成？年青夫婦，多少有點不和睦的，過一會也就好了。」說到這里，宋媽也似乎詞窮了，於是經過了長時間的靜默。

「唉，大概是緣分不好罷。像少奶奶這樣賢德，這樣能幹，真是千中也難遇一個的。不知道爲什麼總合不來？我們少爺的脾氣也太古怪了！」宋媽引起了自己的感激，於是勞勞叨叨的說了一大篇當年的事情，末了說，「現在好了。少爺到底回了家，還有什麼可說的？」素貞始終沒有作聲。雖然在她的心中，引起了無限的悲感，淒然的前途之恐懼，但她淑靜的本性，却不容她發洩出來。皮鞋的遲的聲音遠遠地聽見了，宋媽便起身入了後房。

本迪在老人的房裏坐了一會，母親便催促着說，「你在路

上勞頓了，早點去睡罷，好好的。』他告辭出來，心裏空空蕩蕩的，信步走到妻子的房裏。素貞怯怯地站在那邊，等候着，沒有作聲。從先的不和，加以很久的別離，她從來便沒有清楚地知道的丈夫，使她有種陌生的感覺，羞怯地沒有作聲。他隨便坐下，望了她一眼，她頭低了，也便坐下。突然的，閃電一般的思想在本迪腦中飛起來了：『石頭似的，比陌生人更加隔膜！』誠然，這屋子裏滿是古式的家具，不宜於現在的人居住的。寬的床，高的木櫃，巨大的箱籠，刻着粗而深的花紋的，都現着凝重板滯的氣象，使人感到古代的莊嚴同拘束，而這種莊嚴同拘束都是已經過去了的。空氣十分沈靜，他領默然對坐着，幾乎可以聽見各人心跳的聲音。

離婚的決心，又燃燒着在本迪的胸中了！

他這樣的想着：——在我面前的女人，確實是真靜的，賢淑的，能夠奉事父母的，但是沒有生氣。她對於別的人可以玩笑，可以談心，可以互相了解；但是她對於我，她自己的丈夫却只有石頭一般的靜默，可怕的靜默呵！離婚罷，既然雙方毫無感情。爲我自己的幸福。而且這樣的敷衍下去，誤了他的青春，也是最不人道的。離婚罷！——這樣，他燃燒着自己的熱心，使之達於最高的熱度。當這時候，素貞的心雖然被極度的渴望與不安煩擾着，但她竭力忍受，不使發洩出來。輕怯地低着頭，她不發一言，像一個沈默的女神。她的心，願受無違的心，正等待着，等待着領受熱情的施與，預備隨着丈夫的倡導而應和。

而夜色已經深了，這沈默像要延長到無窮的時間。

實在不能再忍受了。在他腦中，生起了厭惡她的心，而他使這個心情達於極度，於是決定不同一個陌生的女人在同一房中，他決然起來，走了出去。

茫然無措中，她知道了他的心理。這並不是由理智推索得來的。婦女們很敏捷地直覺到別人對她們的感情，正如一個蜜蜂知道每一種花的蜜，這是一種自然的本能。這時候，她幾乎哭了，但她是真靜性成的，知道怎樣的去忍受，無聲地載着她的重負。宋媽似乎覺得了，輕輕地走來，『少爺怎麼了？』她沒有作聲。『我看看去。』

本迪走了出來，也似乎有點輕微的懊悔，彷彿作事作的太魯莽點，然而他畢竟走了。剛到廳堂裏，過度的疲勞開始攻擊他，使他十分渴睡，便在廳堂裏的一張躺椅上睡着了。

『少奶奶！少爺睡在廳堂裏，這還了得！』宋媽十分驚慌地說。『爲什麼呢，少奶奶？我好像聽見你們一句話都沒有說。』她只低低嘆了一聲，『你不要驚動老太太。』一面說着，她拿一把蚊煙交給宋媽，宋媽接了，一面走着，十分感慨地說，『一切都是緣法呵！』

＊

＊

＊

『真是前世的冤孽！』母親嘆了一口氣，這樣說着。宋媽聽見了，忙放下正在抹洗的磁器，走到床面前。她剛要說話，恰好素貞捧藥進來了，宋媽急忙改口，說，『老太太起來喝藥罷。』

『媽覺得好點罷。』

『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受了點寒，老毛病又發

了，睡過三兩天就好了的。你也應該去歇歇，操勞了這大半天，身子又單弱。」

『真的，少奶奶一天做的事比我們還多呢！虧的一天跑到晚。』

『你去歇歇，宋媽在這裡伺候我就夠了。』

素貞被催逼不過，等母親喝完了藥，便走了出去。母親望着她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見了，她於是嘆息着說，『可憐我一位賢德的媳婦！』

『我不知道少奶奶有什麼事對不起少爺？』宋媽說。

『我操盡了心，替他選得這一位好媳婦，真是千中難得一箇的。有什麼事對不起他，那個孽障！宋媽，我這幾年多病多痛的，要不是虧得這個媳婦，只怕老骨頭早已打得鼓響了。』

艾，我這個媳婦，也真是大家名門的。自己身子不好，還撐着禮節樣樣都要做周到。」

「我們少爺真是！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，同少奶奶總是合不來？」

「都是我的冤孽，宋媽！由着他的性子鬧，鬧到把我的老命送掉就算了的！」說到這里，母親不覺有點傷心，一口氣噙住，咳起來了。宋媽忙上去捶着，歇了一會，才問道：

「少爺這一向不是鬧着要離婚嗎？到底什麼叫作離婚？」

「什麼離婚！還不是我那冤孽鬧的，也不知道那里聽來的這一句話，天天同他老子鬧着不要我那媳婦。說有我媳婦就沒了他，有他就不要媳婦。又說這樣的日子他過不了。宋媽，我才真是這樣的日子過不了呢！前天同他老子大鬧一頓，說不依

他的就要出家作和尚。哎，宋媽，我這樣年紀，還經得幾次風波嗎？只要我兩眼一閉，由他鬧去，我什麼也不管了。只是苦了我那賢德媳婦！」

「這真是！現在的人，處處隨着自己脾氣鬧，全不知道體帖爺娘的心腸。少奶奶知書識禮，又賢德，又能幹，待人和氣，肯體帖底下人，那一件不好？縱說有一千個不好，看爺娘面上，少爺也不應該這樣鬧的。我看少爺的意思，沒有別的，就是嫌少奶奶長的不體面。」

「可憐我那個媳婦！」宋媽聽了這話，也覺得非常感傷，陪着母親靜悄悄地坐着，半天沒有說話。

就在這沈默的空氣中，父親回來了。他很勞頓的，疲倦的，毫無氣力地坐下，顯着憂鬱頹唐的神情。

『怎麼樣？』母親很迫切地問。

『有什麼辦法！那個不成才的東西，口口聲聲只要離婚，什麼愛情呀，幸福呀，自由呀，說了一大篇，我也不懂他說的什麼東西——宋媽，你給我倒杯茶來——我話也說盡了。七叔引今證古的，確確實實的開導了他一番，也說不轉來，老三氣走了。那個忤逆東西！噯，要是我有兩個兒子，接得祖宗香火，我早把他趕出去了！』

『少爺回來了。』

『叫那個東西來！』

本迪這幾天也憔悴了，精神很頹喪，走進來，垂手立着。

『我的話早已說盡了，現在也只好再勸你一次，聽不聽都由你去。看你娘罷。這幾天爲你氣病了。你娘這樣年紀，病痛

又多，全得你媳婦伺候。要沒有她，說不定早有過三長兩短了。只要你心裏有娘，凡事應該將就點，就如可憐你娘似的。喂，我問你：你現在心裏，到底還有我們兩個老人沒有？」

本迪聽了這一番話，低頭哭了。母親十分不忍，說：『好罷，我橫直活不長的了，我這條老命，終究是要送在你的手裏的！好罷，不要哭了，什麼事都聽你的便，你愛怎樣就怎樣。』母親一面說着，一面伸出枯瘦顫抖的手遞一條手巾給她的兒子。

『你說，你到底回心轉意沒有？』

『我怎麼能夠同她在一塊過活呢？』

『忤逆不孝的東西！——由你胡鬧去罷！以後再不要來見我。』父親雖然十分發怒，然而怒聲中却帶着酸哽。

『你好好的去說，不要欺負了我那賢德的媳婦。』母親哭了。

＊

＊

＊

幾天以來，陰暗沈寂的空氣充滿了他們家中。母親的病不見得好，反而有增加的趨勢。父親很頹唐的，長日抽着煙管，不大說話，也不大行動，額上的皺紋似乎新近增加了許多。僕人們都知道這個不幸的消息，都含着不平的愁怨的心情。少奶奶平常太好了，對底下人極有恩惠，體帖他們，從不肯虧待他們。所以大家一知道了這個消息，人人都想說話，但是都不敢說，只是在背地裏替少奶奶可憐。他們作事，無形的比平常遲鈍了許多了。只有素貞仿佛什麼也不知道似的。她看護母親，伺候父親，照管家中一切的事情，加倍的慇懃。母親看見她走了，每每含着眼淚，望着她的後影子，低低地嘆一口氣。

最後的一天來了，已經是八月將完的時候。素貞家裏派人

來接，說是接她回去住幾天。素貞呢，還是同平常歸寧一樣，彷彿什麼事也不知道似的。那天她起來得特別早，天初亮的時候，就忙着整理家中的一切。她把房子裏的東西都收拾好了，古式的木器，寬的床，高的櫃，巨大的箱籠都抹洗得很潔淨。末後她又去收拾母親房裏的東西。母親不忍同她說話，假裝睡熟了，臉向着裏邊。

『少奶奶懨懨罷，你實在累了！』宋媽看見她很可憐的，這麼說。

『不，宋媽，我弄好了再說。』

宋媽知道勸阻是無效的，她也動手去做。『少奶奶，我來幫你做罷。』

『不，宋媽，你不要動手，還是等我一個人做的好。』隨後

她口裏輕輕地露出這一句話，似乎怕人聽見了一般，『以後我再不能做了！』宋媽忍不住傷心，低着頭走了。

一直到下午，素貞把家中一切的東西都收拾好了，才忽忽地換了衣服，走到母親房裏，磕過頭，說，『媽，我走了，你老人家好生保養！』這是很哽咽的聲音，但是忍着眼淚。母親哭了，伸出枯瘦顫抖的手拉着她。

隔了三天，本迪在外面聽見了素貞自殺的消息。他走回來，瞞着不告訴家裏，他知道這種消息是不能給母親知道的。聽說素貞回家之後態度完全改變了。她十分悲傷，哭泣得很厲害，家裏人一個不小心，她就尋了短見。

那天晚上，本迪一個人坐着，回想以前的事情，竟都如一場噩夢。他忽然覺得很奇怪，爲什麼從先那樣厭惡她？現在想

起來，她並不是那樣可厭，那樣不能同住，而且覺得她實在有許多好處。雖然她是石頭一般的冰冷，但她畢竟是溫順的，莊嚴的，能夠持家的。他回想父親同母親憂戚地勸告甚至於懇求的言語，覺得自己太過於固執。一夜裏他睡不着，剛一合上眼，素貞那沈靜而幽默，纖弱而遲鈍的影子便現在他的面前，顯着溫順的，可憐的，哀求的神情。他卒至於起來，寫了一封信給一個很好的朋友，述說一切經過的情形。末了說：『我很後悔，我不應該那樣無情。我的良心開始攻擊我——素貞的死，實在是我的原因。』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』現在我開始懺悔了。』

他朋友的回信，寫着有下面的一段話：

『你不要喪氣，不要悲哀，這事情完全是應該的。』

『你們既然是父母代定的婚姻，夫婦間完全沒有愛情。那麼，爲人道，爲你自己的幸福，爲神聖的戀愛，都應該離婚。』

『你要是姑息敷衍，聽這不應該的事情繼續下去，那麼，她也許不死，但是，我問你，你自己怎麼樣呢？』

『要打破這種舊的制度，非得有偉大的勇氣，深巨的犧牲不可。我佩服你，我祝賀你，居然能夠得勝。你自己沒有被犧牲，犧牲的不過是她，那儘可以不必掛懷，因爲她是被惡社會的舊制度所犧牲，並不是被你。荆棘已經掃除了，現在，提起你的勇氣，去建築你那合理的美滿的生活。我在這裏預先祝賀你。』

『爲自己的幸福，爲神聖的愛神而提起離婚，雖然有了被犧牲者罷，這完全是應該的，正直人的思想。』

『她之所以被犧牲，不過是事勢偶然罷。丟開去，英勇地向前進罷！』

他看了這一封信，心裏頓是高興，吐了一口氣，彷彿重擔已經放下了。『正直人的思想』，他低低地念着，嘴邊露出愉快的笑容。

十四年四月。

吸煙及吸煙之類的故事

剛喫過飯以後，即刻作事之類是不相宜的；看書罷，看書大概得坐在桌前，豈不也是衛生家所禁止的嗎？而且才喫過飯，誰又有心情去看書，尤其是晚飯之後，還沒有夜的黃昏時候呢，這時候你便燃上一枝煙捲，用一隻手拿着，其餘的一隻插在褲袋裏，在你窗外的小院子裏徘徊着。這時候，你最好不要看天，不要看星星，那引起人許多思潮的；你只要低着頭，在院子裏緩緩地走着，看那一口口的煙如何消散着，你的思想，便也會如這煙似的，輕輕地消散於無有了。

這樣的吸煙，其趣味是無窮的。

而誰不會在深夜的時候醒來過呢。

是這樣深黑，是這樣靜寂，好像遍大地只有你一個人似的，於是引起你深而微的不安。你轉側着，睡已經避去了，被子變得冰冷。這時候，你索性探起半截身子來，摸索着劃燃火柴，點着一枝煙捲，於是擁被坐着。火柴的光被你吸煙時吹得一閃一閃的，你便會看見牆壁，看見桌子，看見凳，甚至於看見遠處的窗子——這一切與你處得慣熟的東西。這樣，你便會知道，在世界上你不是孤寂的了。於是，你便背靠着牆，慢慢地抽你的煙，不時在牀沿上輕輕敲去煙灰，時而明時而滅的火光，螢火似的，對於你有一種誘引的力量，使你的思想漸漸輕微，於是不安消滅了，你便拋棄煙頭，再縮到被子裏睡去。

就是這樣，藉着吸煙，淡而永的悲哀便被忘却，窘人的倦

怠也可以脫除了。煙是苦的，而一粒細微的煙絲落到口裏，（大凡好吸煙的人多半是不用煙嘴的呵，）又使你感到刺人的辣味，但並不使你不快，却使你得到一種痛苦似的快感。她把你的精神全耗在這上面，把你的鬱積全宣洩在這上面，於是你便得到休息，內的生命，得到安慰了。吸煙似的，把我們的思想消磨在外物上，不讓活動，不讓想，這樣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多很多的，尤其是晚年，疲倦於生活的晚年罷。

吸煙的韻味是無窮的，因為她能夠使你休息，使你忘却，使你的心全在她上面，而暫時脫離時間同生活的重軛。

以上是關於吸煙的，以下我將講一個吸煙之類的故事。

去年的夏天，我在家裏住厭了，便也學起闊人們的消暑來，跑到距家很遠的瀉山那邊一個廟子裏住下。那時候是——

唉，我跑到鄉下住，連通行的歷日也忘記了，我只記得那是舊歷的五月底，農家的早稻快要收穫的時候。

我到鄉下去住，原來是圖清靜的；但是，清靜的代價便是孤寂。在鄉下住了不久，我便感到很沈重的孤寂了。

我所住的廟子，名叫金剛禪院，傍山建築，離四處的房子稍微遠一點。這所禪院，據說是建築得很早的，其實我們就外形看來，也可以知道了。我第一次走進那佛殿裏，高而深的屋子，巨大而遼闊，如不知所底，裏面立着莊嚴偉岸的佛像。暗陰的，幽微的，從佛前傳出髣髴的香烟。於是我看見那長明燈，那倦怠的長明燈了。她已經燃了如此之久，永遠照着那不可知的佛像，而她却不能燃得有力一點，把聖佛殿都照得光明起來，如是她便倦怠了——倦怠得好像要消滅自己，但是不能

夠。從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木魚的聲音，這木魚，也非常衰弱懶惰，若斷若續的。

良久以後，我的眼習慣了佛殿裏的黑暗，才注意到左邊香案後坐着的一個和尚。他垂眉合目，輕輕地擊着木魚，念誦他的經典。他顴骨很高，兩頰非常瘦削，而下頰又特別尖——完全一個三角形的臉。他年齡大概不過三十歲罷，而額上的皺紋，已經很多了。我忽然想到，這樣天天同樣地擊着木魚，念着永遠如是經典，行着一成不變的儀式，無所用心，也無所用力，一定是很沈寂的罷。於是這沈寂，便蛇似的，已經深深地爬進我的心了。

我住在禪院後進的房子裏：一駕牀，一張桌子，兩條凳，同我所帶來的少數行李，放在這大的房子裏，覺得十分空洞，

嘲笑我似的。早晨的光照着我的窗，樹葉子在窗紙上搖動遊戲，我於是想，要是這里有小孩子快活的笑聲，同婦女們輕而高的語聲，同他們迅速活潑的脚步聲呢？

院子非常廣闊，而且空洞。

我簡直不能同和尚們談話，這完全同我的預料相左了。每日的生活，便是拿着我刻刻不離的手杖，帶上把小刀，有時也帶上一點繩子，到野外散步。（你若是慣於山遊的，那你便知道小刀的用處了，因為在那里有許多你心愛的想要折取的東西，你若是沒有帶上刀，便將後悔了。）

這樣差不多有一禮拜，我幾乎把全個瀉山都遊遍了。最初望很遠的地方走，以後，大概也有點疲倦罷，我只在廟子的周圍，不出三五里地方。隔廟子一里多地，有一家瓦蓋的房子，

從外面看起來，也很潔淨整齊，我想大概是一家中產階級的人住的，很想去訪問一下，終於嫌太唐突了，所以沒有去，也沒有向人家打聽。

有一天我在外面走了兩三里路，天氣很熱，有點不大耐煩，便走回來了。在已經看見廟子的地方，相距不過半里多路，我看見有人在收穫早熟的稻。才不過六月初頭，而這一年的節氣很早，鄉下的頭禾，（一年兩熟的第一次，）已經開始收割了。有一個老人在那兒，大概是田主罷，指揮似的，又好像不過是娛樂他自己。他立在田塍上，時時同農夫說幾句話，又走來走去，在各處視察。這個老人很引起我的興趣，而且我知道他必定是那瓦屋子的主人，便走上前去，向農夫們乞點水渴。

不久我便同那老人談的很熟了。他姓楊，在這村裏退休已經好幾年，我的父親，他從先也是認識的。他是一個很康健的老人，他廣闊的背，粗大的手臂，迅速的步伐，都好像未曾衰老。只是從他擴大散漫，又像尋覓似的那眼裏，投出一種完全倦怠了的目光：這目光，你可以知道他經歷了不少的世故，厭倦了，而且，從隱匿着的一角裏，尚含着不少的熱情呢。他請我到他的家裏去，喝茶並且休息，以後我們便成了很熟識的朋友，常常到他家裏去。

每次我到他家裏去，總看見他非常忙碌，忙碌於一些很瑣屑的事。有一次我看見他在擦煙袋，一共有四根，他吸煙是用一枝長的旱烟管的，這些明明是他家所有的烟袋，有些很污黑，製作也極拙劣，大概是工人們的。他呢，彷彿是世界上最

要緊的事，擦了，灌上水，又倒出來，重新擦一次，而一面同我談話。又有一次我看見他整理壁上的畫幅，足足有兩個鐘頭。他是非常忙碌，其實他並沒有做什麼事的必需。他是非常厭倦了。我常常看見他走來走去，搜尋一些可做的事，把安置得很好的東西弄混亂了，於是，又一一的整理起來。

『我真不願意在這鄉下住了，』他對我說。『簡直沒有一些可做的事。』

『那麼你老人家何不到城裏去呢？』我回答說。

『兒子們不讓我去呢，他們很孝順的，以爲我老了，怕做事辛苦了我。就到城裏去，又有什麼可做的呢。』他說的時候，把他的衣袖勳起來，好像把他的手臂顯示給我看。這誠然是粗而且大的手臂，有我的兩倍這麼大，但是，不知道是老了

還是很久沒有工作的緣故呢，瘦了，衰弱了，他說完之後嘆了一口氣，又大聲笑着，『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。』

我不由的想，這一個偉大的巨人在我面前坐着，站起來要比我高六寸，他的胸部要比我的寬三分之一，現在他雖然有六十七歲的年齡，但力量比我的還要大許多；但是，他却儘在家裏擦污舊的烟袋，或者整理壁畫，或者做這一類輕微的工作。

『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。』這句話在我耳裏響着，我不由的望着他那擴大散漫，又時時尋覓似的那眼睛，於是暗暗地說道：『老了，衰弱了，而且是怎樣倦怠的一個心呵！』

『你們一天動到晚的年輕人，倒不覺得什麼罷。你不知道，沒有事做是多麼困人呵。這樣長的天色，巴不得牠到晚。從先我有事作忙着的時候，一天不覺的就黑了，晚上也睡得好』

好的，晚上睡不着的時候，你就得想——你們年輕人大概不知道這麼一回事罷——想到很多很多的事，白天閑着的時候也是一樣，閑久了真是窘人呵。老坐在房子裏，望着一些死板板的東西，我真是活厭了。兒子們又不讓我走遠了，他們說我老了呢，哈哈哈哈哈！』

於是他對我講他從先的歷史，怎樣勞苦和用力的歷史，講得很有趣，又很瑣屑，同時他臉上不由的露出一種和悅的笑容，同一切老人一樣。

我走了回去，我的步履非常緩慢，當我到廟的時候，恰恰遇見一個和尚，我忽然覺得他不知道什麼地方很像那個老人——大概是額上的皺紋罷。

這樣繼續着我們的友誼，大概又過了十來天，有一天我起

床很晚，這於夏季是一件很使人疲倦的事情，所以我喫過午飯以後，便覺得非常困，把廟裏的藏經翻了一會，也沒有什麼趣味，便想到楊姓的老人來了。我走到他家裏，正是下午二時，天氣達到最高的熱度。他家門前三合土築的場子晒着新收的稻，一條狗垂着大紅舌頭懶懶地從我面前走過，並不似平日一樣大聲吠着。

老人坐在一張小竹椅子上，吸着他三尺多長的烟管。他看見我來了，慢慢在門限上敲去烟灰，脫略地指着他對面的竹床請我坐下，如他向日的習慣一樣。但是他今天並不忙於一些瑣細的事情，很悠閒地用兩個指頭在水鳥皮做的烟袋裏團聚了烟絲，裝在大的烟斗裏，然後慢慢地吸着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煙的消散。在他的眼光裏，表示出和平同閒散，像一個得

到很好的休息的人。『怎麼樣的變更呵，他今天是。』我心裏這樣想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照例出去散步。沿着山脚，穿過一叢樹林，差不多走到楊姓的屋後面去了。這時候，曉霧還沒有散，一團團落在山凹裏，水池上面，或者是樹林當中，好像蓋着一層輕絮似的。水池上，稻田裏，彎彎曲曲的小溪，甚至於牛蹄裏面的積水，都輕盈地，升着白的水蒸氣。一粒粒的凝露，從樹葉子尖端溜落下來，疏散地，打在地下，聽着好似有點小雨一般。而我的鞋子，從露草上面走着，也漸漸浸濕了。剛剛走到楊姓的屋子後面，我忽然看見一個人在那里鋤地。他兩手舉起鋤來，高過於頭，用力掘下去，於是把手向前一推，一大塊土便被掘鬆了。這就是那個老人，他強有力的兩臂上下舉動，

寬闊巨大的背便俯仰着，正確而決定。他向前掘了幾步，便立着鋤，回頭看看他所掘的地。我從他那從容舒展的樣子，知道他是滿意的。但是他已經看見我向他走去了。

『原來是先生呵！』他忽然喫驚似的說。『對不起，我恐怕是兒子們來找我呢。』

我走近前。他微微笑着，天真似的，得意似的，微微地笑着。放下鋤頭，他拿起三尺多長的烟管，又悠閒地吸着煙了。

『不要見笑，我借此舒散舒散筋骨呢。』他舉起一隻手，抖動了幾下，讓衣袖落下來，露出他強有力的但是已經瘦弱了的手臂來。『這兩隻手很久沒有作事，瘦的多了呢。』臨我走的時候又叮囑說：『不要說呵，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。』

我回來的時候，太陽已經起來了，灼熱地晒着人的皮膚。

午後的太陽使人困乏，但這却是早上的太陽，牠使你的神經同肌肉都一一躍動呢。

剛到廟門口，就聽見木魚若斷若續的聲音，我心裏想，這也是倦怠透了的聲音呵。『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。』這句話還在我耳朵裏響着。倦怠實在多着呢。那擴大散漫，而又尋覓似的眼光，那縐紋，那三角形的臉，那奄奄欲滅的長明燈，同那……那一切，都跳起來，在我的周圍。但是爲什麼呢？

我走到我的房子裏，便躺下了，房子十分空闊，嘲笑我似的。我想站起來，但是沒有力氣。

一四，一一，一五，於銀閣。

誘引

火爐裏的火燒得很旺盛，我們圍坐着，都覺得很溫暖；或者，也可以說太熱一點罷，但是誰也沒有管這個。我們一共三個人，每人嘴邊都掛着一枝煙，在這小的密閉着的屋子裏，我們的煙霧，夾着開水壺裏的水蒸氣，弄得空氣多很茫昧似的。我們談興正濃呢。

O君，也不知道是晚飯的時候多喝了一杯呢，還是爐火太旺了，他康健色的臉上紅紅的，從他眼鏡後面天真地企望地看着我們兩個。『我以為女子總是容易受誘引的。她們反抗環境的能力薄弱一點，常常受人家窺伺，她們所處的地位很不利。』

並且，我以為男子總是起意的，發動的，女子不過是這動因的反應罷了。所以，一切的罪惡，男子是應該負責任的。」

『男子應不應負責任，』我說，『這個，我可不管。但是你以為女子是易於捕獲的嗎？』

『我以為男子更容易捕獲呢。』L說。

『是的，』我回答說，『雖然男子常常追逐着，但選擇之權却是操之於她們的。女子是最狡猾，最不可捉摸的。她們好像很弱，很容易受誘引，但實際上她們都不絕地在誘引別人。你要去捕獲她們，必須很謹慎，很細心，並且要很勇敢，却不可鹵莽。時時留心你的機會，在最恰當的時候一下捉住。早了，你一定失敗；遲了，你將永遠再得不到機會。而且，最要緊的，你必須非常機警，時時留心考查你面前的敵人，因為這

是一個不絕地變幻的敵人呀。

『有一次，我幾幾乎上當了。就是這一次，給了我不少的經驗。』底下我便將我的故事，說給他們聽——

快要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，我回到小楊鎮住了兩個月，在暑假期間。

鄉下的寂寞生活，我自然是受不住的。所以我常常要尋點事情，有趣的，開心的，足以留戀的事情，我便常常到人家屋裏走動。不消說，我是到處受歡迎的。但是同鄉下人談家常又有什麼趣味呢，不久我也厭倦了。

有一天我家裏來了一位遠親的婦人，帶着她年青的女兒，早幾年前我曾經見過的。那個女子，現在她已經長大，到她完全發育的時期了。我心裏想：這倒不錯，我便來獵取她罷。隨

後我就想到着手的方法。

那時我還沒有留鬚，平常也很收拾得漂亮，尤其在鄉下，我的地位，我的聲望，我的人，總而言之，我的一切，都遠駕於別人之上。要進行這個，想必很容易的。但是我知道鄉下的女子，雖然她也讀過書，但總脫不了鄉下女子罷。她們是很膽怯的，你要一驚了她，以後便再不能接近了。因此我也很謹慎的，尋一個開端的機會，並不敢輕於舉動。

不久這個機會便得到了。那位老太太要我述說外面的情形，怎樣繁華，怎樣熱鬧。我於是說得很詳細地給她聽，盡我所知道的，更加一些誇大的形容，又拿出許多照片給她看。我做得很殷勤又很莊重，並且好像全不留心那個姑娘似的。我知道對於鄉下女子，最好使她先來注意你，使她相信，覺得你

可靠似的，使她心中存有如此的念頭——這倒不是一個壞人。不然，她最先就躲避你了。所以我們第一必須做得莊重點，雖然女子也並不喜歡莊重的。

過了幾天，我便跑去看那位老太太去了，她很歡喜，以為我這樣一個親戚居然肯去看她呢。

我進到她家裏的時候，那個女孩子正坐在她母親的旁邊，作一點零星的針線。她看見我去了，並不立即躲開，像一般的鄉下女子似的，倒很大方地幫助她母親招待我。這時候我才詳細的考察了一下她的相貌。從大體上說來，她總算一個很漂亮的女子，雖然不十分美麗。她的頭髮很黑，很剛直。據我們鄉下的傳說，頭髮硬的人的性情都粗暴強項一點，我想這話也許有一部份的理由罷。她臉上的輪廓非常分明——眼睛很大，常

常帶着考查的好奇似的神氣。在她的眼睛上覆着又粗又黑的眉毛，但是兩端的距離稍緊一點，這似乎減損一些她的美觀。但是帶着她中間凸出得有致的鼻梁，同有力地緊張的耳朵。表示得她並不是一個沒有決斷的人。一直到現在，一個又聰明又狡猾又強項的女孩子的臉，還顯明地印在我的腦裏。

那一天我僅僅同她說了幾句話，兩方面都說得很客氣很優雅的。

從此以後，我常常到她家裏去，成了一個很熟的客人。我一步一步向前進行，很謹慎，很從容，絕不使我想要捕獲的小兔子受了驚恐，從我張好了的網裏逃去。我留心考查我進行到了如何的程度，慢慢的看見她漸漸的注意我，漸漸的對於我的行動和言語覺得有趣味，而且，漸漸的在我面前顯得急遽和不

安呢。你要知道，這正是一個婦人表顯對你有愛情的時候。她們有時候反倒對你疏遠，從你面前躲避；但是，你只要注意她的眼睛，注意她的手，你必定可以得到真相的。

一個月以後，我的機會成熟了。我已經遠遠地試驗過了好幾次，知道可以把我的目的物捕獲到手。但是，與其說我用力很艱難，倒不如說成熟的時機來得很快呢。自然，以我這樣的資格，去誘引一個鄉下的姑娘，是不用費什麼大力量的。

我選擇的那一天，到她家比較晚一點，因為我知道那位老太太到午後兩三點鐘要去睡覺的，這自然是最方便的時間。我路上走得很慢，思索着那個小姑娘日來的情形。誠然的，她近來實在有了顯明的變化，好像故意的躲我又故意的跑到我跟前似的。她考查的好奇似的眼睛充滿了熱情，充滿了企望，充滿

了誘引，充滿了美麗。她說話輕鬆而伶俐；飄忽不可捉摸，常常引起一些話端，又忽然無端截止。而且，當我走的時候，她在整個的無所表示中——女人們照例是不願意而且是竭力防止有所表示的——好像已經同我約好了第二次去的時候似的。

到了她家以後，老太太同我坐了不久的時候，她就去睡了，正如我所預料。她走了以後，我同那個女孩子默坐了一會，這好像暴風雨將要起的時候空氣的靜默一般。她大而黑的，熱情，誘引的目光不住地在我面前閃動，我心裏不由的想，這實在可以說是很美麗的。而我呢，差不多完全降服在這眼光之下了。如是我們開始談話，她不大作聲，我却是說得又多又快，很熱烈，很情急，很動聽的。但是當我正想一下子捉住她的時候，我忽然看見，從她的眼裏，一種狡猾的，得意的，勝

利的東西，而這個却一瞥便消逝了。我立刻知道，她正在這裏誘引我，要捕獲我呢。我完全失敗了。因為我不願被人家捕獲，所以只好從這個陣線上退了出來。

她送我出來的時候，給了我一個美麗的誘引的微笑。

以後不久我便回到學校裏去了，沒有再到她家中。

現在你們可以知道女子是怎樣一個狡猾的，不可捉摸的，難於捕獲的東西了。你自以為得了勝利，而實際上你却是在失敗，於不知覺中完全失敗了。

C君兩隻手覆在火爐上，一會兒又互相搓着，像一個受了凍的剛才得火的人似的，向我說：『那麼女子是難得誘引的嗎？』我沒有作聲，望着他，L却望着我。C的紅紅的臉上顯着追問的神情。

一一，一九二五，沙灘。

迷罔

『而何處不是迷罔呢，矛盾，矛盾，矛盾，這就是我們的生活，也就是我們的真理。』

——明波樂夫的散文詩灰色的生活。

自從倩三回去以後，思家的觀念，油然而發生在武輯胸中了。這本是一種死了的，深深壓在心的深處的觀念，現在忽然擡起頭來，重新發達。這種觀念，對於武輯成爲一種要求，一種壓迫，一種不可制止的東西。這種觀念，固執地頑強地發生在他的胸中，好像是與生俱來似的，要求他的解決，要求他的答覆。

他與倩三同處了半年，自從倩三的哥哥死了以後。這不意的死亡，在他朋友之間，留下了深刻的悲哀，而尤其是對於倩三老年的父母；他們不敢報告這不幸的消息，他們規避着，隱瞞着，使老年人迷醉在相思的夢裏。這樣經過了六個多月，直到年底。

一年快到終了的時候，倩三家裏接連來了許多信，要他們兄弟倆回去的。這些信是寫得如此懇切，如此慈愛；如此情急，不獨倩三看了忍不住淚落，就是武輯也感到一種惘然的感覺呢。

最後倩三決然說：『我回去搪塞罷。不然，我父親恐怕要親自到這兒來呢。我回去了，他們到底可以看見一個兒子呵。』但是，這一種的歸家，又怎麼能忍得住悽傷的情緒呢！兩

個同出來的，現在只有一人歸去，當接收着溫熱的撫慰的時候，當說出捏造的不能同歸的理由的時候，又怎麼能夠壓制着不令心痛呢！只要想想那樣情景：一方面承着老年父母的色笑，一方面却懷着對死者的悲哀；而這一切，都要一個未曾嘗着生活鞭子的十九歲的青年去忍受。這豈不使人感到極端的難受嗎？

行期已經決定，並且十分迫近，倩三一天天地變得更其憂鬱，更其沈默，更其怪僻。他有時無端發笑，有時給武輯鬧無謂的脾氣；並且，他突然學會了喝酒，學會了一斗一斗地接連着抽烟，抽到他身旁都鬱積了烟霧。在烟霧之外，武輯靜默地望着他，感覺到眼前所起的深劇的變化，感覺到——雖然這才是一種極茫昧的感覺罷——使這深劇的變化突然發生的不可思

議的力量，他的聲音顯得非常沈着，說：『怎麼，倩三？你怎麼忽然從小孩子竟一變而成爲老頭兒了？』『誰知道？鬼抓着了罷！』

而倩三終於回去了。

憂鬱地遲緩地他消滅在火車的乘客中間；憂鬱地遲緩地火車消滅在黑暗中間。喧擾的月臺影一般退歸靜默，隨着許多笨重的脚步武輯也走出車站。已經快夜半了，車站的前面電燈陰暗地燃着，洋車凌亂地散動着，勉強的懶惰的聲音向他招呼生意。強烈的疲倦侵襲着他，而他却非常地討厭那蠢動的洋車。他剛走進前門，便坐在道旁的槐樹底下了。

夜色是如此的黑；隱在城牆上的前門外電燈所凝聚的紅光已經因夜深而消失，一切白晝的器聲都靜止下去，這古的大城漸

漸地沈到睡眠當中，只有寒夜的北風還刮着，像一個睡眠以後的勻靜的呼吸。鐘樓上響着十二，報告一個日子的終了同另外一個日子的開頭。

這時候，一個被家庭所吸去的青年的影子，分明映在武韓的眼前。在遠處有深黑的不可測的淵口，但是那深淵却又是一個如此美麗，如此甜蜜，如此帶着無限誘引之力的微妙的眼睛；從裏面的發出低弱的聲，是陷溺或者迷醉，誰知道？他想到倩三到家的時候，他父親的歡喜，和知道只是一人歸來的時候蘊着熱情的微愠。他想到這一切，過去的生活的影子漸漸濃厚地籠罩了他的心；如是一個女人的面貌，慈祥的，仁厚的，但也是黑暗的面貌，突然在他心裏顯現。

一月以前，武修自家裏給他一封信，說母親病得很重，非

常想望他回去。當時他的心也微微驚動了一下，而這種驚動隨即消失了。他隨便提起筆來，隨便寫一個不能回去的理由，事情便結束了。以後他注意全集中于倩三，更把這件事忘記。現在，在沈靜的睡眠的城中，寒風不時的侵襲之下，他感到一種孤寂的自覺。這起初是很微弱的，但馬上就擴張起來，佔了他意識的全域。這種自覺使他受到尖銳的刺激，局促的不安。這樣，他開始要求伴侶，要求安慰，要求一個使他不致陷於空虛的心。這樣，已經死了的，壓在心的深處的思家的觀念，忽然在他胸中抬起頭來了。

他緩緩地走回家去，睡了，但是這一晚的睡眠却極不舒服。

七年以前，他的父親死了，父親死後，他遇着許多因為家

產，因為體面，因為權利，因為金錢，甚至於因為沒有多分到一件白布孝衣，沒有多喫到一頓大魚大肉的飯的痛心的糾紛，責備，冷淡同爭鬥，他便走了出來，與家庭斷絕關係，不過他弟弟武修常常寫信給他，他也間或回一兩封信。七年很快地過去了，他流浪在各處，幾乎完全忘記了家庭那麼一件東西；但是這種盤據在中國人心中已經幾千年的思想，並沒有消滅，只是潛伏着，乘機會再出來侵擾他。

第二天起來，武輯覺得非常疲倦，昨夜一晚，他並沒有睡着。沈靜的夜，對於他，却有無窮的侵襲和紛爭。夜不讓他休息，而給他以許多新的事物去思想，去研究，去判決是非。這是一種永久的爭鬥，個人同他的家庭。所以，當東方的曙光從窗中射入青白的顏色來時，武輯好像覺得一種釋去重負似的安

愁，他閉着眼睛，想要入眠，而疲倦的心却不能靜止。

天色大明之後，一切都現得非常清楚。武輯躺在牀上，睜開倦怠沈重的眼睛，遲鈍地望着。這日常住慣的屋子，好像換了一個陌生的模樣。他望着屋子的頂棚，在上面有許多被耗子撕破了的洞，零亂地散佈着，彷彿含着敵意的黑眼睛似的，向他射出輕蔑的眼光。而牆壁上面的漏濕的斑痕，都不住地移動，變化，給他以藐視同侮辱。『這是何等的空虛呢！』他心裏想。空虛像蛇似的，在他心裏咬；像母雞似的，在他心裏抓爬。『哎，哎，沒有歸宿的身子，沒有附麗的心，是何等的難受呵！雖然有無限的淒涼罷，然而倩三到了他的家，到底能夠接受溫暖的熱情呵。我要一個家，要一個使我不感到空虛的家庭，要一個不向我吐出嘲笑和輕蔑的屋子！』武輯這樣叫望着，

他的聲音，好似一頭受傷的鳥，在空林中，漠然散出去，又漠然消滅了。——遠處有深黑的不可測的淵口，但是那深淵又是如此美麗，如此甜蜜，如此帶着無限引誘之力的微妙的眼睛；從裏面發出低低的歌聲，向他勾引。

深重的疲倦，使武輯竟不想到起來，也不能安靜下去，差不多到十二點鐘。

『信！』公寓的伙計推開門，把信拋在桌子上走了。武輯欠身起來，拿信一看，在未會拆開之先，他已經認識了那寫信者的筆跡。那是他弟弟武修寄來的。他拿着這樣的一封信，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，心裏有一點激動。他用微顫的手指拆開了信，貪婪地讀完上面的字句，沈重的心情打擊了他，手中的信不覺落掉，他自己也不自然地躺下，頭靠在牆上。

信上面寫着：

『愛的哥：

『二十一日早四時，母親死了！母親的病，我們早知道是不能痊愈的，但不料死神竟這樣快就奪去了她的生命！

『那夜我通晚守着她。十二時以後，我看見死的光已經映在她的臉上；她的眼已經遲鈍，她的手已經冰涼。我捏着這冰涼的手，用我的手去溫暖牠，一直到——

『她的言語的能力已經失掉，但是她遲鈍的眼恍忽遠望，顫抖的手微指着，她是在凝望着那天末的游子，我愛的哥！

『家裏面空無所有，一切，一切，都空無所有，只餘着許多的債務，同親戚們的責備，說大事沒有辦得週全。我向他們求助，空的手伸出去，仍然是空的手縮回來，只收了許多輕蔑

同侮辱。

『愛的哥，現在我們的家庭，已經被幕面的憂愁夫人所盤據了！』

『你能夠幫助我嗎？愛的哥！』

你憂愁的弟弟。』

他合着眼睛，便看見一個被貧窮和困苦所充滿了的家庭，死神已經臨到，而隨在死神後面的，是無數的狼似的眼睛，窺伺機會，便要露出牙齒來盡量吞噬的。這許多狼似的眼睛，都向一個愁苦的青年伺嚇；這青年却向他要求援助。他想到他的弟弟，想到自己的空虛同孤寂，便想要走回去，投身在家庭裏面，從那里去尋求痛苦的安慰；但隨即他又覺得忿恨，覺得很深的嫌惡。兩個互相敵對的觀念，在他胸中起伏。

——母親死了！弟弟在愁苦中，我是應該給他一點幫助，不要讓他空着手縮回去。但是，現在我能夠給他以怎樣的幫助呢？他需要錢，需要許多的錢送母親的喪，裝面子給親戚們看，讓他們喫，喝。然而錢，我一個也沒有。

——那麼，我回家去，至少也可以給他一點安慰罷？把我的生命之力，犧牲到那裏面去罷？

於是另外一個聲音在他心裏響着：「這不能夠，絕對的不能夠，家庭只是無數虛偽，欺騙，毒恨的集合體，用名分的鎖鍊連合起來的。在那裏面，你將看到比路人更其陌生，比官僚更其卑劣，比讐敵更其險惡的心情。你將爲牠所吞噬，不獨喪失了你的身體，而且會要喪失了你的心！」

——然而母親死了，兄弟在愁苦中。我本是從家庭裏出來

的，也許應該再回到裏面去罷。況且現在是如此的空虛，如此的飄浮，如此的寂寞；也許家庭正是我所追求的，能夠給我以無限的迷醉罷。

而只是無窮的迷罔，他沈吟，惆悵，終於躺着，躺着，讓時間從他面前溜過去。

『武輯，怎麼啦？』他被這聲音驚醒，才看見他面前立着他的朋友頌陶。

『倩三走了？』

『昨夜走的。』

『你怎麼這個時候還沒有起身？快兩點了。』

他沒有回答，僅只從地上拾起武修的信來，交給頌陶看。

『這真是一件很難受的事！你預備怎麼樣辦？』

『沒有辦法。』

經過了很久的沈默以後，武輯又說：

『你帶着錢沒有？』

『有的。』

『那麼我們喝酒去。』

『我們出前門，打磨廠的山西館子，有汾酒，很可以喝一下。好嗎？』

武輯點點頭，便起來穿好衣服。

半點鐘以後，他們兩個已經在一家小飯舖裏，飯舖的伙計正開一個酒瓶子。他一面開一面問：

『再要什麼菜？酒用不用熱？』

『喝涼的，不用熱。』武輯說。

「怎麼你老好喝涼酒呢？熱酒比較的不傷人些。」顏陶知道武輯今天又要拚命的喝酒了，不覺得這樣問，他的聲音微帶着憂鬱。

「誰理這些，涼酒好喝，比熱的更有力量，那麼我喝涼酒好了。」

以後武輯很少說話，只埋着頭喝酒。苦而且辣的汾酒在他腹中漸漸多了，尖銳地刺着他，給他以笨重而又深入的痛苦，好似一把鈍的刀子在他頸上用力割着似的。酒在他的腹中衝動，攻擊，爭鬥，向他的胃壁反抗，驅逐着他的血液飛奔；這樣使他感到像種殘酷的滿足。受傷的猛獸撕裂他的犧牲；煤車夫使死力鞭打他的驢子——這樣以一種忿怒，一種報復，一種毒恨的心情向外或者向自己吐出所受的壓迫。而忿怒的心情仍

是進展着，成爲不可消滅，不可抑制，一有機會就要盡量發洩的東西。

從飯館出來，武輯辭了頌陶，一人走着回家。酒使他非常奮興，走得非常快。但是到天安門前面，他吐了，躺在地下，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三天以後，他給他弟弟去了一封信。

『親愛的弟弟：

『我聽見母親死了的消息，心裏感到異常的感覺，這感覺是悲哀？或者是憐惜？或者是不舒服？甚至於是釋重負似的快感？我說不出。總而言之：我得到一種異常的感覺，這種感覺，也許可以說是迷罔罷。

『以前有一個時期——但只是一個很短的時期呵——我感

到自己的孤寂，非常之想回到家裏去。但是你的信來了，報告我母親已死，我的心又起了極大的紛擾。現在我已決定不回去，並且對於你所伸出來的手，恐怕也要讓你空手回去，不過沒有輕蔑同侮辱罷了。我是空無所有，連我的心也空無所有。我能夠有什麼給你呢！

『母親死了，留下無數的責任同一個爛魚似的家庭給兒子們。』

『弟弟，我好像對你感到慚愧，因為一切的責任，本因該是我們分負的，現在我却卑怯似的逃開了。然而這種慚愧，不久也就消滅了，因為所謂責任心之類，我早已經把牠驅逐淨盡。我不願意回家，不願意使我空虛的心更加空虛，孤寂的身子更加孤寂，那麼我便不回家，其餘的一切我通管不着。至於

你，親愛的弟弟，你也不必負着你的責任直到末日，能夠擺掉的時候立刻擺掉，像擺掉一隻污爛的鞋似的。至於那些像蛆蟲似的嗜食我們的屍體的親戚們，你要用力把他們踏到腳下。

『N在河南寫信給我，說當局任他作光棍游擊司令，叫他去招收土匪。我覺得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業。打仗，殺，擄，掠，暴動，這正是我所要求的。我已經答應了他，立刻幫他的忙去，以後你再見我——假定說我們還能夠再見——的時候，你將看見我左手拿刀，右手握槍，指揮着一班灰色動物相吞噬。不然，你便可以看見最後的血從我的創口流盡，我的屍體在曠野腐爛。這二者通是最好的生活——我把這個叫作生活，或者普通一般所用的這兩個字更要真切罷。』

『這樣，我可以說決定了到土匪中去，把我生命的力敗子似的浪費了。然而在不知什麼時候，又有一種留戀的心情，鬼似的牽引着我。我們的生命就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，矛盾就是我們生命的基礎罷。暫且向前走去，到需要向後轉的時候再退回來，又何必早早顧慮呢。』

『公寓裏還欠有伙食帳，賣報的也有報費未給；但是我要走了，誰理這些！』

『親愛的弟弟，別了！』

你的哥哥武輯。』

那天夜裏，他沒有讓公寓知道，也不帶行李，一個人上火車走了。

十五，四，十七。



烏合叢書，3：飄渺的夢及其他，實價五角半

1. 吶喊。 實價七角
2. 魯迅短篇小說十五篇 故鄉。 實價八角
3. 許欽文短篇小說二十七篇
4. 心的探險。 實價六角
5. 長虹散文及詩四十八篇 彷徨。 實價八角
6. 魯迅短篇小說十二篇 卷施。 實價四角
7. 淦女士短篇小說四篇

此外續出

發行處：上海四馬路中市，北新書局。

-
1. 未名叢刊，已出的，有： 苦悶的象徵。 五角。
 2. 日本廚川白村作，魯迅譯。 蘇俄之文藝論戰。 三角半。
 3. 任國楨輯譯文藝論文四篇。 爭自由的波浪。 五角。
 4. 俄國專制時代的七種悲劇，董秋芳譯。 十二個。 三角半。
 5. 俄國勃洛克作，胡駿譯。 一個青年的夢。 八角。
 6. 武者小路篤著，魯迅譯。 工人綏惠路夫。 六角。
 7.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作，魯迅譯。



